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

宋

第五冊

欽定四庫全書

PDG

宋二十

權算

征商 坑冶 鹽糖 權茶 權醋 雜稅

宋制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具者無得發篋搜索凡貶夫貶婦細碎交易嶺南商賈齎生藥及民間所織縑帛非鬻於市者皆勿算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頒行天下揭于版置官署屋壁俾其遵守應算物貨而輒藏匿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半昇捕者貶竄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

宋太祖建隆初詔蠲省屢勅官吏毋事煩苛規羨餘以徼恩寵

太宗至道元年詔江南溪渡多公吏豪民典其事量輸官課而厚筭行旅州縣宜加嚴禁所輸年額錢五千以下者並免不係色役近使人戶掌船濟渡毋得擾人至道中歲入稅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諸路州軍農器之稅諸州津渡舊皆有算或水泗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償建隆初詔除滄德棣淄齊鄆乾渡三十九處算錢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自是有類此者多因恩宥蠲除其餘橘園魚池水碓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漚田水利等名皆因諸國舊制前後屢詔廢省

天聖以來國用浸廣有請算緡錢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無何可算也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爲印朱所漬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污壞商人物阜康定元年西邊兵費不給州縣或增所算名物朝廷知之悉命蠲去旣而下詔勅勵且戒毋搜索行者家屬歲儉則免算耕牛神宗熙甯以來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支移民以租賦齎貸至邊貿易以輸官者勿稅河北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算後以歲稔慮逸稅課復舊五年以在京商稅院隸提舉市易務七年減國門之稅數十種錢不過三十者蠲之

哲宗元祐元年戶部請令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爲新額自明年始三年又以天聖歲課爲額蓋戶部用五年併增之法立額旣重歲課不登故言者論而更之七年罷諸路承買土產稅場

八年權蠲商人載米入京糶賣力勝之稅先是熙甯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惠止一方未爲定法及汴泗塲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錢之條而行天聖免稅之制旣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復權蠲之

徽宗大觀元年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稅二年詔在京諸門凡民衣履穀穀雞魚蔬果柴炭瓷瓦器之類並蠲其稅歲終計所蠲數令大觀庫給償

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商販令關津搜問如元豐法輸稅歲終以次數報轉運司取旨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驢驘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臣僚營私牟利者眾宮觀寺院多有專降免稅之旨皆以船艘賈販故有是詔

欽宗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凡稅物權更鬪稅一年臣僚上言祖宗舊制并政和新令場務立額之法並以五年增虧數較之併增者取中數併虧者取最高數以爲新額故課息易給而商旅可通近諸路轉運司不循其法有益無損致物價騰踊官課愈負請令諸路提刑下諸郡準舊法釐正立額詔依所奏

以上食貨志

太宗淳化二年詔曰關市之租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算之條當從寬簡宜令諸路轉運使以部內州軍市征所算之名品其叅酌裁減以利細民 又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算常稅各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頒行天下

至道元年詔兩浙諸州紙扇芒屨及細碎物皆勿稅

二年詔民間所織纊帛非出鬻於市者勿得取算

眞宗景德元年除杭越等十三州軍稅鵝鴨年額錢

四年詔京東西河北陝西江淮南民以柴薪渡河津者勿稅

大中祥符元年詔免諸路州軍農器收稅

重和元年以臣僚言凡民有遺囑并嫁女承書令輸錢給印文憑其絲綿織帛卽其鄉聚市鬻者亦令先歷近地場務請稅尋皆罷之 八月臣僚又言稅物由使道者請令批引致務叅驗并稅之詔戶部下諸路漕司計畫以行

高宗建炎元年詔京城久閉道路方通有販貨上京者與免稅 又詔應殘破州縣合用竹木磚瓦並免收稅 又詔北來歸正人兩淮復業人在路不得收稅 又詔於平江崑山縣江灣浦量收海船稅應官司回易諸軍收買物色依條收稅蓋甯於海道取給軍需而不以病民也 又慮稅網太密詔減併一百三十四處減罷者九處免過稅者五處至於牛米柴芻民間日用所需並與罷稅 孝宗隆興之初招集流民凡兩淮之商旅歸正人之興販並與免稅州縣續置稅場不曾申明去處並罷之

又詔鄉落墟市貿易皆從民便不許人冒撲收稅減罷州縣稅務甚多

光宗復罷楚州雅州管下鎮務減臨安府富陽餘杭稅額

甯宗時減罷州縣稅務亦不一

關市之征日以蠲免中興列聖仁民之心何如哉其間貪吏並緣苛取百出

紹興二十一年六月臣僚言諸州額外征

取止資公庫無名妄用乞令監司檢察

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料米菜茹束薪之屬

乾道四年詔諸州縣不得稅置稅場避阻客旅嘉定五年四月臣僚

言嶺中無名場稅在在有之若循之洲頭梅之梅溪皆深村山路略通民旅私立關津緡錢料米菜茹束薪並令輸免

或擅用稽察措置乾道九年二月詔諸縣稅場於正官

外置稽查措置添置專欄收檢紹興十年九月勅諸路稅務置專欄外類皆過數指收并有監

等官許民戶越訴官親隨之類通同接取可令禁止淳熙五年四月臣僚言池州

雁汭等處欄頭妻子直入船內搜檢謂之女欄頭與吾民相刃相靡不啻雖敵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乾道六年閏月臣僚

凡汭流而上至於荆峽虛舟往來謂之力勝舟中無重貨謂之虛言重征莫甚於沿江

喝宜征百金元拋千金之數謂之花數驛役不一乞嚴禁止從之以食米為酒米以衣服為布帛

皆有稅紹興三十二年八月都省言專欄驛撥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日以興販紹興二十五年

訪闖場務利於所入以至士夫舉子道甚者貧民博易瑣細於村落指為漏稅輒加以罪嘉定八

路之費搜括倒囊一切欄稅可以禁止甚者貧民博易瑣細於村落指為漏稅輒加以罪嘉定八

臣僚言濱江之民擔負魚鮮於村落博賣未嘗經涉城市亦誣其漏稅嘉定八年

而加之罪或遇溪僻販運火柴每束亦收五六文錢乞嚴行覺察從之嘉定八年

紆路避之則欄截叫呼嘉定五年四月或有貨物則抽分給償斷罪倍輪倒囊而歸矣嘉定五年

言聞者咨嗟則指曰是大小法場也紹興二十二年臣僚言斬之輒陽江之是以中興以來申明

越津欄稅之禁上曰昨見河朔有步擔負米尤為所害其專欄有在十里外私自收稅者汎舟船

外拘欄稅物以發關引為名乞禁止乾道四年九月詔不得離倫於租額

縣五里外攔掠村民紹興四年三月嘉定八年二月皆有禁其場務稅賞不許引用倫於租額

聽其累賞是其告漏稅不實者坐之慶元六年五月詔其有合稅者照自來則例不得欺詐騷擾如例外

道天下重征其赴務投稅者不得截留收買慶元五年四月詔列聖之禁戢吏姦也

多收投子錢許民越訴紹興元年十一月其赴務投稅者不得截留收買慶元五年列聖之禁戢吏姦也

理宗紹定五年三月詔京城內外免征商三月通考征

權考

二十四史九通文與類要合編

卷一百九十六

宋

權算

三

約雅堂藏板

淳祐四年九月臺臣言嚴州及紹興蕭山等縣征商煩苛詔亟罷之

寶祐二年六月罷臨安府臨平鎮稅場

度宗咸淳元年正月詔臨安免征商三月 四年再免在京征商三月

恭帝德祐元年二月令長吏一切勿征稅

以上續通  
考征權考

### 右征商

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金產商饒歙撫四州南安軍銀產鳳建桂陽三州有三監饒  
信虔越衢處道福汀漳南劔韶廣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軍有五十一場秦隴興元三  
州有三務銅產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劔八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五場梓州有一務鐵產徐兗相  
三州有四監河南鳳翔同就饒蘄黃袁英九州興國軍有十二冶晉威鳳豐道渠合梅陝耀坊虔汀  
吉十四州有二十務信鄂連建南劔五州邵武軍有二十五場鉛產越建連英春韶衢汀漳南劔十  
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六場務錫產河南南康虔道賀潮循七州南安軍有九場水銀產秦階商  
鳳四州有四場朱砂產商宜二州富順監有三場

太祖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雕弊每念茲事深疚于懷  
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爲佛像浮圖及人物  
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諸山多銀礪而鳳州山銅礦復出採鍊大獲而皆良焉請置官署掌其事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眾庶共之不許

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勵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眾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饑詔弛金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

仁宗英宗每降赦書輒委所在視治之不發者或廢之或蠲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爲常而有司有請亦輒從之無所吝故治之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隨之

神宗熙寧元年詔天下寶貨院治不廢而負歲課者蠲之八年令近院治坊郭鄉村井淘採烹鍊人並相爲保保內及於院治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

元豐元年諸院治金總收萬七百一十兩銀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鐵五百五十萬一千九百七十九斤鉛九百九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銀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兩有奇

哲宗紹聖元年戶部尚書蔡京奏岑水場銅額浸虧而商號間苗脉多陝民不習煮探久廢不發請募南方善工詣陝西經畫擇地興治於是以許天啓同管幹陝西院治事

徽宗大觀二年詔金銀院發雖告言而方檢視私開淘取者以盜論院治舊不隸知縣縣丞者並令兼監賞罰減正官一等有治地知縣月一行點閱



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北產金非止辰沅靖溪峒其峽州夷陵宜都縣荆南府枝江江陵縣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探之地漕司既乏本錢提舉司買止千兩且無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買金司有金苗無官監者許遣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幹詔提舉官措畫以聞仍於荆南置司以上食貨志

開寶五年詔罷嶺南道媚川都探珠

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探珠者二千八號媚川都凡探珠者必以索繫石被於體而沒焉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眾及平嶺南廢之仍禁民採取未幾復官取容州海清亦產珠官置吏掌之

自太平興國二年貢珠百斤七年貢五十斤徑寸者三八年貢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場所採

金銀銅鐵鉛錫之治總二百七十一金產登萊商饒汀南恩六州治十一銀產登號秦鳳商隴越嶺饒信虔郴衡潭汀泉福建南劍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軍桂陽監治八十四銅產饒信虔建漳汀泉南劍韶英梓十一州邵武軍治四十六鐵產登萊徐克鳳翔陝儀號邢磁虔吉克信潭汀泉建南劍英韶連合資二十四川興國邵武二軍治七十七鉛產越衢信汀南劍英韶連存九州邵武軍治三十錫產商贛虔道潮賀循七州治十六又有丹砂產商宜二州治二水銀產秦之商階四州治五皆置吏主之然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

徽宗崇甯四年湖北置旺溪金場監官以其歲收金千兩鈐轄司請置官故也

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產鐵多民賣以爲用而課息少請倣茶鹽法權而烹之於是戶部言詳度官置爐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脈微者令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於官毋得私相貿易從之

先是元豐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郊青等州歲製軍器及上供簡鐵之類數多而徐州利國萊蕪二監歲課鐵少不能給請以鐵從官興煽計所獲可多數倍詔從其請自是官權其鐵且造器用以鬻於民至元祐罷之其後大觀初涇源皇城使裴絢上言石河鐵冶令民自採鍊中賣於官請禁民私相貿易農具器用之類悉官爲鑄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輸官而償其直乃詔毋得私相貿易如所奏而農具器用勿禁於是官自賣鐵唯許鑄鑄戶市之

欽宗靖康元年諸路坑冶苗礦微或舊有今無悉令闕損凡民承買金銀並罷

高宗建炎三年詔福建廣南自崇甯以來歲買上供銀數浩大民力不堪歲減三分之一

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黃巖縣劉覺民乞依照甯法以金銀坑冶召百姓採取自備物料烹鍊十分爲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許坑戶自便貨賣江西運司相度江州等處金銀坑冶亦乞依照豐法從之

十四年詔見今坑冶立酌中課額委提刑轉運司不得別有抑勒抱認虛數令有力之家計囑幸免切致下戶受弊

孝宗隆興二年鑄錢司言坑冶監官歲收買金及四千兩銀及十萬兩銅錫及四十萬兩鉛及一百

二十萬斤者各轉一官知通令丞部內坑冶每年比租額增剩者推賞有差

甯宗嘉定十四年臣僚言產銅之地莫盛於東南如括蒼之銅廊南算孟春黃渙峯長拔殿山爐頭山莊等處諸暨之天富永嘉之潮溪信上之羅桐浦城之因獎尤溪之安仁杜唐洪面子坑五十餘所多係銅銀其產大場月解淨銅萬計小場不下數千銀各不下千兩爲利甚博至今雙瑞西瑞十二巖之坑出銀繁滌大定永興等場銀鉛並產興盛日久又信之鉛山與處之銅廊皆是膽水春夏如湯以鐵投之銅色立變浸銅以生鐵煉成薄片置膽水槽中浸漬數日上生赤煤取刮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淳熙元年七月指揮信州鉛山場浸銅每發二千斤爲一綱夫以天地之間顯昇坑冶而屬吏貪殘積成蠹弊諸處檢踏官吏大爲民殃有力之家悉務辭遷遂至坑源廢絕礪條湮閉間有出備工本爲官開浚元佃之家方施工用財未享其利而譁徒誣發甚至黥配估籍冤無所訴此坑冶所以失陷也

以上通考  
征權考

### 右坑冶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額鹽周官所謂監鹽也鸞海鸞井鸞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黨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引池爲鹽曰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墾地爲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戶爲畦夫官廩給之復其家募巡邏之兵百人目爲護資郡歲二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每歲出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濟兗曹濮單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澤潞鄆陳潁汝

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隴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凡禁榷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鄆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涇源邠甯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類末鹽皆以五斤爲斗顆鹽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三年鬻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

眞宗大中祥符九年陝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十貫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眞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許

先時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闢入法禁地貿易至十斤鬻鹽至三斤者乃至死民所受鬻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請三年增闢入至三十斤鬻鹽至十五斤坐死鬻鹽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乾德四年後每詔優寬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闢入至二百斤以上鬻鹽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鬻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隸面送闕下

以上食貨志

仁宗時詔天下茶鹽酒稅取一歲中數爲額後雖羨益勿增無得抑配人戶苛租商旅

天聖八年上書者言陝西禁鹽得利微而爲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聽通商平估以售可寬百姓之力乃詔罷三京二十八軍州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貸務受鹽

兩池自是商賈流行然稅課之入官者頗耗自元昊反聚兵西邊用度不足因詔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角膠漆錢炭瓦木之屬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賈乘時昧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千錢給錢一大席爲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乃詔復京師榷法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自禁權之後量民資厚薄役令輓車轉致諸郡道路糜費役人竭產不能償往往亡匿關內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躡至數倍歲費京師錢幣不可勝數格藏愈虛大常博士范祥乃請舊禁鹽池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並邊九州軍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西鹽第優其估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爲南鹽在陝西者爲西鹽若築鹽池則爲東鹽總爲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受以要券卽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葦運之役詔從之數年滑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民安其業其後三司言京師商賈罕至則鹽直踴貴請得公私並買而餘則禁止官黨皆從之兩池歲役畦戶以解河中陝虢慶成民爲之官司旁沿侵剝爲苦乃詔三歲一代嘗積通鹽課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詔蠲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其後減畦戶半又稍備夫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

里無追逮侵剝之擾

青白鹽出烏白池西羌擅以爲利自繼遷叛乃禁毋入塞未幾罷慶厯中元昊納款請歲入十萬石售於縣官諫官孫甫等言蠶運疲勞又並邊戶嘗言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少雖刑不能禁今若許之則並邊蕃漢盡食羌人所販青鹽不能禁止解鹽利削陝西財用屈矣乃不許其請

慶厯元年冬以淄濰青齊沂密徐淮揚八州軍仍歲凶災乃詔弛禁聽人貿易官收其算而罷密登歲課第令戶輸租錢其後鄆兗皆以壤地相接請罷食池鹽得通海鹽收算如淄濰等州許之自是諸州官不貯鹽而歲應授百姓蠶鹽皆罷給然百姓輸蠶鹽錢如故至和中始詔百姓輸錢以十分爲率聽減三分云

河北滄濱二州鹽自開寶以來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爲額錢十五萬緡上封者請禁權以收其利余竊爲諫官言前歲軍興以來河北揀黠義勇及諸色科率數年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陷虜且百年而民無南顧之思者戎狄之法大率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皇帝特推恩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令收稅若一旦摧絕價必騰踴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鹵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使須逃亡鹽價若高犯者必眾近民怨望非國之福其議遂寢後王拱辰爲三司使復建議權二州鹽下其議魚周詢等以爲不可請重算商人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上曰使人頓食費鹽非朕之意於是三司更立權法而未下張方平見上問曰河

北再榷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榷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遽道  
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令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  
不已若榷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使虜獲福也虜鹽滋多非用兵不能禁邊隙一開所  
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立以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會七日以報且  
刻詔書北京後父老過其下輒流涕

東南鹽利視天下爲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斤爲錢四兩浙杭秀爲錢六溫白明亦爲錢四廣南  
爲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

康定元年詔商人入蜀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予之而河北復出三稅法亦以鹽代京師  
所給緡錢然東西鹽利特厚商旅不願受金帛皆願得鹽

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爲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無賴之徒  
盜販者眾捕之急則起爲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徂於厚利或以販鹽爲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  
南而建之汀州與虔接虔鹽既不善汀故不產鹽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既畢往往  
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梅循惠廣八州之地所至汚人婦女掠人穀帛與巡捕吏鬪  
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虔州官糶鹽歲纔  
及百萬斤朝廷以爲患職方員外郎黃炳請增近歲所增官估斤爲錢四十以虔州十縣五等戶夏

秋稅率百錢令糶鹽二斤隨夏稅錢入償官從之然歲纔增糶六十餘萬斤江西提點刑獄蔡挺乃令民首納私藏帶兵械以給巡捕吏兵而令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兵甲自隨者止輸算勿捕淮南既圍新綱漕鹽挺增爲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鑠杖至州乃發輸官有餘則以昇漕舟吏卒官復以半買取之繇是減侵盜之敝鹽遂差善又損糶價歲課視舊增至三百萬餘斤乃罷扶等所率糶鹽錢

鹽鹵爲鹽大抵鹽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鎔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力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明年又詔鎔戶輸歲以分數爲率蠲復有差復遇水災又聽得他戶代役百姓使之礬初亦官道務煮之天聖已後聽民自煮官置場售之私售礬禁如私售茶法兩罰舊亦權礬天聖開詔弛其禁初晉慈礬募入入金帛茶絲易之其後河東轉運使辭顏請一切入緡錢以助邊繼久之礬積益多復聽入金帛鈔粟芻粟虛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斗粟直錢百萬估增至三百六十礬之出官爲錢二萬一千五百纜易粟六石以麟州粟實直較之爲錢六千而礬一駄已費本錢六千縣官徒有權礬之名其實無利嘉祐六千乃罷入鈔粟復令入緡錢礬以百四斤爲一駄入錢京師權貨務者爲錢十萬七千入錢麟州府者又減三千自是商賈不得專其利矣

神宗熙甯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大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虛擾邊糶之患請用西蜀交子法使其數與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



又合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爲額

南鹽 熙寧五年盧秉提點兩浙刑獄仍專提舉鹽事令鹽場約得鹽之多寡而定其分數自六分至十分三竈爲一甲而煮鹽地什五其民以相譏察及募酒坊戶願占課額取鹽於官賣之月以錢輸官毋得越所酤地又嚴捕盜販刑禁苛酷 蹇周輔措置福建鹽以建劍汀邵武官賣鹽價苦高漳泉福興化煮鹽價賤故多盜販賣於貴處請減建劍汀邵武鹽價募上戶爲鋪戶官給券定月所賣從官場買之如是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 周輔又措置江西鹽法言汀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請罷運淮鹽通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虔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補舊額大率峻剝民被其害 哲宗卽位御史言周輔議江西鹽法培刻誣謾乃削職貶官

河北鹽

舊不榷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河北陝西並爲邊防今陝西榷鹽而河北獨不榷此祖

宗一時誤恩請遣使詣海陽及煮小鹽州縣

小鹽僞鹽也

與兩路轉運司度利害施行而文彥博論其不

便詔如舊元豐三年京東轉運李察言南京濟濮曹濟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鹽請用今税法置買鹽場盡竈戶所煮鹽官自賣之禁私爲市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幾半之乃詔以京東法榷之河北自大名府瀋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盡榷賣以增其利 哲宗卽位監察御史王巖

叟言其不便遂罷河北榷法

紹聖中復之

河東鹽 熙甯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東西永利兩監鹽歲課舊額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入中糧草增饒給錢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陰有所亡坐賈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纔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纔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鬻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糧草一用見錢乃詔官自運鹽鬻於本路知太原府韓絳言其不便請通商乃令商人輸錢於邊給券於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所賣地卽官鹽已運至場務者令商人買之加運費

蜀鹽 熙甯中患井鹽不可禁欲盡實私井而運解鹽以足之修起居注沈括以爲不可遂寢 九年劉佐入蜀經度茶事乃歲運解鹽十萬席未幾罷之 崇甯二年川峽利洋興劍蓬閬巴綿漢興元府等州並通行東北鹽 四年梓遂夔綿漢大甯監等鹽仍舊鬻於蜀惟禁侵解池鹽

蠶鹽 熙甯五年京西漕臣陳知儉言蠶鹽畸零非民所願乃罷之第令輸錢 七年復詔開封府界蠶鹽折以糧者三等戶以下許代以錢願輸本色者聽 元祐初有司言罷所依蠶鹽而令虛納鹽錢於義未安乃詔舊經蠶鹽處仍舊散斂有司復奏府界京西京東等路用蠶鹽三萬二千五百席預出鹽引募人算請於解鹽司以給用六年徐州淮陽軍仍舊散斂京東及晉絳隰磁州皆罷元符三年重定散蠶鹽給納之限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澶州皆罷初東南歲支蠶鹽卽不欲鹽計其數輸價錢六分如京東西之制政和三年慮州縣抑民詔罷兩浙淮南支依其江湖四路下鹽事常

平司其相度聞奏後遂詔淮浙支使蠶鹽去處依市賣客鹽價例支給價錢俵散依舊來數輸納物帛其丁口鹽錢亦依上件指揮散納 中興後亦不復散鹽而差損民間所納之直

以上通考  
征權考

晉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乃以礬山歸之州縣五代以來復勅務置官吏宋因之白礬出晉慈坊州無爲軍及汾州之靈石縣綠礬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銅陵縣皆設官典領有鑊戶蠶造入官市晉汾慈州礬以一百四十斤爲一駄給錢六十隰州礬減三十斤給錢八百博賣白礬價晉州每駄二十一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五百綠礬汾州每駄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駄四貫六百散賣白礬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錢無爲軍六十錢綠礬斤七十錢建隆中詔商人私販幽州礬官司嚴捕沒入之繼定私販河東幽州礬一兩以上私蠶礬三斤及盜官礬至十斤者棄市開寶三年增私販至十斤私蠶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餘罪論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蠶不充迺詔私販化外礬一兩以上及私蠶至十斤並如律論決再犯者悉配流還復犯者死澹化元年有司言慈礬滯積小民多於山谷僻奧之地私蠶侵利而綠礬價賤不宜與晉礬均法詔同犯私茶罪賞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諫大夫劉熙古詣晉州制置礬許商人輸金銀布帛絳綿茶及絹錢官償以礬凡歲增課八十萬貫

眞宗末白礬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綠礬增二萬三千餘斤蠶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天聖以來晉慈二州礬募民蠶之季蠶礬一盆多者千五六百斤少者六七百斤四分輸一入官餘則官市之無爲軍

亦置務鬻禁後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私售鬻禁如私售茶法六年詔弛兩蜀權鬻之禁

以上食貨志

自熙甯初始變鬻法歲課所入元年爲錢三萬六千四百緡有畸並增者五歲乃取熙甯六年中數定以一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畸爲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二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爲軍鬻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至元祐數無增損 初熙甯開東南九路官自賣鬻發運司總領焉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甯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鬻額各二十四萬緡淮南九萬緡復罷官賣聽客販政和初以虧損額數於是復官賣罷客販如舊制高宗建炎初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算請五十斤爲一石六石爲一袋輸鈔錢十八千

又詔運司勿得將鹽本錢支給他用

紹興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給二稅依皇祐專法計納鹽貸以亭戶皆煎鹽爲生未嘗墾田故也

閩廣之鹽自祖宗以來漕司官般官賣以給司存建炎開淮浙之商不通而閩廣之鈔法行未幾淮

浙之商旣通而閩廣之鈔法遂罷然舊法閩之上四州曰建劍汀邵行官賣鹽法閩之下四州曰福

泉彰化行產鹽法

隨稅納鹽也

官賣之法旣弊產鹽之法亦弊鈔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

當時轉運提舉司申乞上四州依上項指揮下四州且令從舊及鈔法旣罷歲令漕司認鈔錢二十

萬緡納行在所權茶務自後或減或增卒為二十二萬緡紹興三年詔權免五萬貫五年依舊認二十萬十二年詔添十萬計三十萬二十七

年特減八萬為二十二萬  
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之俗富猶可通商廣西之地廣漠而彫瘁食鹽有限商賈難行況自廣東而出乘大水而無灘碯其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碯其勢甚難是廣西之鹽不得與廣東比倫也建炎末鸞鈔未幾復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 紹興八年詔廣西鹽歲以十分為率二分令欽廉雷化州官賣餘八分行鈔法又詔廣東鹽九分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廣南土曠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鸞鹽以其息什四為州用可以粗給而民無加賦若客鈔既行州縣必致缺乏

蜀鹽有隆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榮州之公井大甯富順之井監西和州之鹽官長甯州之清井皆大井也若隆榮等十七州則皆卓筒小井而已自祖宗以來皆民間自烹之成都童川利路自元豐間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為八十萬緡比軍興所輸已增數倍矣然井有耗淡而鹽不成者官司慮減課額不肯相驗封閉以上通考征權考

右鹽鑿

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蘄口為權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務在

淮南則斬黃盧舒光壽六州官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爲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置捲模中串之唯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爲格置焙室中最爲精潔他處不能造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

眞宗景德二年命鹽鐵副使林特崇儀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舊制詳定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并課利總數二十三策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其覺舉諸權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爲次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使齎券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六年申監買官賞罰之式凡買到入算茶及租額遞年送權務交足而有羨餘者卽理爲課績其不入算者雖多不在此限

以上食貨志

治平中歲入蠟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茶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准是可見茶法得失矣

神宗熙寧七年始建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與成都路漕司議合事  
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之茶與市卽詔趣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至又以銀  
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  
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絹絁綿草各以其直折輸役錢亦視其賦民  
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令經度卽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  
而重禁權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既而運茶精滯歲課不給乃建議於彭漢二  
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脚費實以布息助茶利亦未免積滯復建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顧運回東  
船載入蜀而禁商販未幾鹽法復難行宗閔乃議川陝略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  
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給賞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矣

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劄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赴官請買而茶  
鋪入米豆雜物拌和者有罰募人告者有賞詎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商旅病焉 元豐修置  
水磨止於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紹聖復置其後遂於京西鄭滑州潁昌州河州  
澶州皆行之

哲宗元祐二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茶仍官爲計置永興鄜延環慶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仍舊  
毋得驗轉運司和糴價其所博斗斛勿取息

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以提領真州茶鹽爲名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一十八處惟洪州江州興國軍澧州建州各置合同場監官一員罷食茶小引建炎三年九月旨別印小引每引五貫文許販茶六十斤比附短引增添斤重暗虧引錢損害茶法住罷酒熙二年復置凡茶鹽經從而把隘官軍以搜檢姦細爲名而騷擾者依軍法施行明年以罰太重減徒

四川茶 建炎元年四月成都路運判趙開言權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權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矣朝廷遂罷開同主管川陝茶馬二年十一月開至成都大便茶法倣蔡京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卽園戶市茶百斤爲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爲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五分引與茶隨違者抵罪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紹興復提舉官又旋增引錢至十四年每引收十二道三百文視開之初又增一倍矣

建茶 建炎二年葉濃之亂園丁散亡遂罷歲貢紹興四年明堂始命市五萬斤爲大禮賞十二年興權場取蠟場爲權場本禁私販官盡權之上供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上供龍鳳及京鋸茶歲額視承平纔半蓋高宗以錫資旣少懼傷民力故裁損其數云以上通考  
征權考

### 右權茶

宋權酤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間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三



京官造麴聽民納直以取陳滑蔡頴隨郢鄧金房州信陽軍舊皆不權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權之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薪樵及吏工奉料歲計獲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及醞齊不良酒多醜薄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酤民甚被其害歲儉物貴殆不償其費太宗知其弊適化五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貲產長吏及大姓其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是歲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直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陝西雖權酤而尚多遺利咸平五年度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浙舊募民掌權雍熙初以民多私釀歲蠲其禁其權酤歲課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二年詔曰有司請罷杭州權酤乃使豪舉之家坐專其利貧弱之戶歲責所輸本欲惠民乃成侵擾宜仍舊權酒罷納所均錢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貫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貫川峽承舊制賣麴價重開賣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興權酤言事者多陳其非使太平興國七年罷仍舊賣麴

金貨志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詔先是募民掌茶鹽權酤民多增常數求掌以規利歲或荒儉商旅不行致虧常課多籍沒家財以償甚乖仁恕之道今後宜並以開賣八年額爲定不得覆增

仁宗時河北酒稅務有監臨官而轉運司復遣官北視歲課寔以侵民詔禁之既而又請場務歲課三千緡以上者以使臣監臨帝曰歲入不多而增官得無擾乎乃詔歲課倍其數乃增使臣時天下

茶鹽酒稅歲課有比年不登者詔取一歲中數別爲額後雖羨溢勿復增

嘉祐初又詔酒稅場務毋得抑配人戶苛阻商旅求羨餘以希賞

乾興初言者謂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羣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鄉村毋得增置酒場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弗聽主者欲自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致虧負然後上聞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請酒場利薄者悉禁增課從之

皇祐中酒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三而皇祐中又入金帛絲織爲粟材木之類總其數四萬七百六十治平中又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五云

英宗治平四年詔江南近復村酒場抑民市酒者罷之神宗熙甯四年三司承買酒麴坊場錢率千錢稅五十儲之以祿吏七年諸郡舊不釀酒者許以公使錢釀之率百緡爲一石溢額者論以違制律

宗甯二年知漣水軍錢景九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平司計其無害公費乃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

高宗建炎三年張浚用趙鼎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惟榷酤尙有贏餘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賣供給酒卽舊撲賣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赴官自釀每斛輸錢三十頭子

錢二十二年明年備其法於四路於是歲迎增至六百九十餘萬貫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與焉於是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

紹興十三年詔淮東總所酒止於元置州軍淮西總所止於建康揚州止於本州不於別州縣村鎮添置其有添置及諸軍開沽並與停閉

十五年罷夔路酒禁夔舊無酒禁爲場店一百四十餘所建炎末增至六百餘所約增額錢四萬二千九百餘貫然土荒人少不以爲便至是宣撫司與轉運司對數補填遂弛其禁 十二月詔南北十一庫並隸左右司充贖軍激賞酒庫

孝宗興隆二年右正言晁公武言私酒私麴有禁法也未聞有犯糯米之罰者乞行禁止

二年臣僚言贛州并福建廣南等處以煙瘴之地許民間自造酒服藥小民無力醞造權酤之利盡歸豪戶乞將所造酒經官稅畢然後出賣其稅錢椿發行在從之八年詳定勅令所以知常德府劉邦翰言湖北之民困於酒坊至貧之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乞將課額令民隨產業均納其醞造酤賣聽民便然以酒課均分民間卽是兩稅之外別生一稅他日漁利之臣仍舊酤權而此稅不除反爲民害乃檢乾道重修勅令禁止抑買

以上通考  
証權考

### 右權酤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詔除滄德棣淄齊鄆乾渡三十九處所算錢或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

太宗道化元年詔諸處魚池舊皆省司管係與民爭利非朕素懷自今應池塘河湖魚鴨之類任民採取如經市貨賣乃收稅

又有橋園水碓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偽國舊制而未除前  
後累詔廢省

開寶三年令買撲坊務者收抵當

神宗元豐二年導洛通汴司言綱船爲商人附載有留阻之弊今洛水入汴無湍駛請置堆垛場於泗州賈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稍輪船算從之

三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爲場

徽宗自崇甯來言利之言殆析秋毫其最甚若沿汴州縣創增鎮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牀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圖錢淘沙金錢不得而盡記也

牙契 稅契始於東晉歷代相承史文簡略不能盡考宋太祖開寶二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稅契限兩月

徽宗崇甯三年勅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租鈔券等印賣田宅契書並從官司印賣除紙筆墨工費外量收息錢助贍學用其收息不得過一倍

高宗建炎元年赦應今日以前典賣田宅馬牛之類違限印契合納倍稅者限百日許自陳蠲免  
孝宗乾道七年戶部言每交易一十貫納正稅錢一貫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經總制錢外三百二十  
五文存留一半充州用餘一半入總制錢帳如敢隱漏依上供錢法人戶違限不納或於契內減落  
價實規免稅錢許牙人併出產戶陳首將物業半給賞半沒官每正稅錢一百文帶納頭子錢二十  
一文二分州縣過數拘收公人邀阻作弊並重置典憲從之

臣僚言乞詔有司應民間交易並合先次過割而後稅契凡進產之家限十日繳連小契自陳令本  
縣取索兩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稅簿 秋苗簿 物力簿令主簿點對批鑿如不先經過割不許投稅  
詔赦令所叅照見行指揮修立成法

六年勅令所進呈重修淳熙法上親筆圈記人戶內驢駝馬船契書收稅輪輔臣曰凡有此條並令  
刪去恐後世有耳及舟車之言以上通考 征權考

右雜稅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一百九十七

宋二十一

錢幣錢制附會子交子川引淮交湖會  
關子經總制錢月椿錢板帳錢

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鐵錢悉禁之詔到限一月送官限滿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鑄者皆棄市銅錢闌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諸國差定其法至二貫者徒一年三貫以上棄市募告者賞之江南錢不得至江北關平聽仍用鐵錢開寶中詔雅州百丈縣置監冶鑄禁銅錢入兩川大平興國四年始開其禁而鐵錢不出境令民輸租及權利鐵錢十納銅錢一

初南唐李因鑄錢一工爲錢千五百得三十萬貫太宗卽位詔昇州置監鑄錢令轉運使按行所部凡小山之出銅者悉禁民采並以給官鑄焉太平興國二年樊若水言江南舊用鐵錢於民非便今諸州銅錢尙六七十萬緡虔吉等州未有銅錢各發六七萬緡俾市金帛輕貨上供及博羅穀麥於則免饒等州產銅之地大鑄銅錢鐵錢旣不渡江益出新錢則民間錢愈多鐵錢自當不用悉鎔鑄爲農器什物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除銅錢渡江之禁從之

端拱元年內侍蕭延皓使嶺南還以民間私鑄三等錢來上且言多與蠻人貿易侵敗禁法因詔察民私鑄及銷鎔好錢作薄惡錢者並棄市輒以新惡錢與蠻人博易者抵罪江北諸州所用錢非甚薄惡者新舊大小兼用江南雖用舊大錢淳化四年乃詔每貫及前詔斤數有官監字號者皆許用

不分新舊先是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嘗使蜀見所用鐵錢至輕市難一匹爲錢二萬堅請改鑄一當十大錢御書錢式遣詣川峽路諸州冶鑄所在並爲御書錢監諸州舊貯小鐵錢悉量送官民間小錢許送監計數給以大錢若改鑄未集許民大小兼用旣而一歲纔成三千餘貫厥皆以爲不便會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遂罷冶鑄

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錢輕則易廢鐵少則鎔者鮮利於是詔減景德之制其見使舊錢仍用如故歲鑄總二十一萬貫諸路錢歲輸京師四方由此錢重而貨輕景德初詔三司以江東福建廣南歲輸緡錢合三十餘萬易爲金帛錢流民間許申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銅居三分鐵六分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申雜以鐵流溢而多不就工人苦之

初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淳化更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眞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至是改元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如舊自天聖以來毀錢鑄鍾及爲銅器皆有禁

天禧三年詔犯銅鑰石悉免極刑時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益建州曰豐國京師昇鄂杭州南安軍莒皆有監後廢之凡鑄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

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鐵錢有三監卅州曰惠民嘉州曰豐遠興州曰濟取益州雅州將亦有監後並廢大錢貫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嘉卅二州所鑄錢貫二十五斤八兩銅錢一當小鐵錢十兼用後以鐵重多盜鑄爲器每二十五斤當之直二千

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又請因晉州續鐵鑄小錢及奎徙河東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大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因救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饒儀號又鑄小鐵錢悉盡致關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眾錢文大亂物價翔踊公私患之四年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奏自行當二錢銅費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詔聽之自是折二錢遂行於天下京西轉運使吳幾復建議鄂唐均房金五州多林木而銅鉛積於淮南若由襄鄧轉致鄂唐等州置監鑄錢可以紓錢重之弊神宗是之而王安石沮之其議遂寢

初崇寧五年始禁陝西鐵錢行於興元府等界至是又以鐵錢根多禁陝西鐵錢入蜀有董奎者爲走馬承受遂令以鐵錢三折銅錢一事聞責奎以妄肆胸臆致幣輕物重奎遂卽罪三年申當十錢行使之令益以京東京西而河北並邊州縣鎮皆四權場及登萊密州緣海縣鎮等皆禁時蔡京復罷政矣四年詔鼓鑄當十錢多慮法隨以弊其止鑄舊額小平錢張商英爲相奏言當十錢爲害久矣舊小平錢有出門之禁故四方客旅之貨交易得錢必大半八中未鹽鈔收買告牒而餘錢又流



布在市井此上下外交相養自當十錢行以一夫而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爲輕齎之物則告牒爲滯貨鹽鈔非得虛擡之息則不行臣今欲借內庫并密院諸司封樁紬絹金銀并鹽鈔下令折十錢限民半年所在送官十千給銀絹各一匹兩限竟也更用俟錢入官擇其惡者鑄小平錢存其好者折三行用如此則錢法鈔法不相低昂可以復舊

先是太祖時取唐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其法商人入錢左藏庫先經三司投牒乃輪於庫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詣務陳牒卽筆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凡商人資券至以日給付違者科罰至道末商人入便錢一百七十餘萬貫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萬貫至是乃復增定加饒之數行焉折二銅錢又定鈎致之法初欲復舊止行於本路議者謂關東諸路旣已通行奪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陝右所用折二鐵錢止當一小銅錢卽折二銅錢盡歸陝西不直般運費廣粹難鈎致且與鐵錢一等慮鐵錢轉更加輕乃令折二銅錢寬所行地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復申錢幣關出之禁如嘉祐編敕罷徐州寶豐鼓鑄詔戶部條諸監之可減者凡增置鑄錢監十四皆罷之陝西行鐵錢至陝府以東卽銅錢地民以鐵錢換易有輕重不等之患詔河東鑄錢七十萬緡外增鑄小錢三十萬緡於是知太原韓絳請放陝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鑄之弊初薛向鑄鐵錢於陝西後許彥先鑄於廣南旣而民不使用的神宗遂罷之

大觀元年張茂直復言州縣督捕加峻私小黃錢投委江河不敢復出請令東南州縣置水匱封錠

於關關中聽民以私錢自投如自首法當三當五錢舟船附帶者亦多棄之江河請下諸路榜曉時  
蔡京復相再主用折十錢二月御書當十錢以京畿錢監所得私錢改鑄每興復京畿兩監以  
轉運使宋喬年領之用提舉京畿鑄錢司爲名喬年鑄烏背漣銅錢來上詔以漣銅式頒行諸路  
張方平嘗極諫曰禁銅造幣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其利也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  
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置爐炭鼓鑄至百萬緡積百  
年所入宜乎貫朽於中藏充足於民間矣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  
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令敕具載而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敕刪去舊條削  
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錢本中國  
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辦銷鑄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  
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鑪每鑪增數是猶畝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

以上食貨志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禁諸鐵鑪錢民間有者悉送官

乾德五年禁輕小惡錢限一月送官自平廣南江南聽權用舊錢勿得過本路之境 國初因漢  
制其輪官錢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陌然諸州私用各隨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爲陌是歲所在用七  
十七陌爲陌及四斤半以上

眞宗咸平四年舊制犯錢禁七斤以上並奏裁處死詔自今滿五十斤以上取裁餘第減之

天禧三年詔犯銅鑰石並免極刑鐵錢者川陝福州承舊制用之

開寶三年令雅州百丈縣置監鑄鐵錢禁銅錢入兩川後令兼行銅錢一當鐵錢十

太平興國八年以福建少銅錢令於建州鑄大鐵錢與銅錢並行尋罷鑄

哲宗元祐六年申錢幣闕出之禁立銅錢出界徒流編配首從之法言者謂自熙寧七年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軍而出海舶飽載而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是中國貨實與四夷其用之也

戶部侍郎蘇轍北使還論事宜曰臣切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按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陝西鑄折二鐵錢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鐵錢十五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鹽鈔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鐵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臣等嘗聞議者謂可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兌換般人近裏州郡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戶部令徧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無窒礙乞早賜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人戶收糴乞令相度若以紬絹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爲利不小

徽宗崇寧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陝西鑄折十銅錢并夾錫錢左僕射蔡京奏據陝西轉運司使許天啟申送到新鑄銅錢鐵錢樣已降指揮銅錢於歲終須管鑄三十萬貫鐵錢鑄二百萬貫自來鑄錢張官置走招刺軍兵所費不少而軍兵之役最爲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錢得一錢之利蓋是久失弊盡令陝西河中府等處民間私鑄最多召募私鑄人令赴官充鑄錢工匠廣爲營屋許其一家之人在營居住不必限其出入官給以物料盡其一家人力鼓鑄計其工直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數充其工價又可收私鑄人在官蓋昔人招天下亡命卽山鑄錢之意欲令許天啟相度疾速準此施行仍與舊來軍工相兼鼓鑄今來所鑄銅錢除陝西四川河東係鐵錢地分更不得行使外諸路並準折十行用其錢唯令陝西鐵錢地分鑄造卻於銅錢地分行使費絕私鑄之患如有私鑄並以一文計小錢十科罪又陝西銅錢至重每一錢當鐵錢三或四今夾錫鑄造樣製精好欲一錢當銅錢二支用令許天啟相度依此施行從之

夾錫錢始於二年河東運判洪中孚言二虞以中國錢鐵爲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請改鑄夾錫當三當十鐵錢從之

尚書省言崇寧監鑄御書當十錢每貫重一十四斤七兩用銅九斤七兩二錢鉛四斤一十二兩六錢錫一斤九兩二錢除火耗一斤五兩每錢重三錢

四年尚書省言東南諸路盜鑄當十錢者多乃詔廣南福建路更不行使當十錢有者兌換於別

路引使其本路別鑄小平錢以闡廣保出銅處故也又詔荆湖江浙當十錢並改作當五錢  
五年蔡京罷相監察御史沈晦言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千此權時之宜豈  
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自爲當十之議召禍起姦游手之民一朝鼓鑄無故而有數倍之息何憚  
而不爲雖曰斬之其勢不可遏也 六月詔當十錢惟京師陝西兩河許行諸路並罷令民於諸  
縣鎮寨送納給以小鈔自一百至十貫止令通用行使如川鈔引法

以上通考  
錢幣考

右錢制 錢禁附

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  
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貧稍衰不  
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司薛田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私造者禁之

神宗熙甯初立僞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河東運鐵錢勞費公私苦之二年乃詔置交子務于潞州  
轉運司以其法行則鹽礬不售有害入中糧草遂奏罷之四年復行於陝西而罷永興軍鹽鈔場文  
彥博言其不便會張景憲出使延州還亦謂可行於蜀不可行於陝西未幾竟罷五年交子二十二  
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  
始時交子給多而錢不足致價大賤既而竟無實錢法不可行而措置熙河財利孫通言商人買販  
牟利於官且捐鈔價於是罷陝西交子法

崇甯三年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徵川峽路立偏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四年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罷在京并永興軍交子務在京官吏併歸買鈔所時錢引通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趙挺之以爲閩乃蔡京鄉里故免大觀元年詔改四川交子務爲錢引務自用兵取遼廓西甯籍其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子一當舊者四故更張之以四十三界引準書放數仍用舊印行之使人不疑擾自後並更爲錢引

靖康元年令川引並如舊卽成都府務納換以置務成都便利歲久至諸州則有料次交雜之弊故有是詔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及張商英秉政奉詔復循舊法宣和中商英錄奏當時所行以爲自舊法之用至今引價復平

高宗紹興元年有司因整州屯兵請楮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執關於楮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糶本未免抑配而楮貨務又止以日輪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淳熙二年宗正丞韓祥奏壞楮幣者只緣變更救楮幣者無如收減自去年至今楮價粗定不至折閱者不變更之力也今已罷諸造紙局及諸州科買楮皮更多方收減則楮價有可增之理上曰善

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數雖損而偽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會子言之其所入之數宜減於所出之數今收換之際元額既溢舉者未已若非偽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盡用川紙物料既精工製不苟民欲為偽尚或難之迨十七界之更印以雜用川杜之紙至十八界則全用杜紙矣紙既可以自造價且五倍於前故昔之為偽者難今之為偽者為人心循利甚於畏法況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臣愚以為抄據之際增添紙料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為偽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為之勸厲為之防使人不敢為偽者次也

淳熙七年詔會子庫先造會子一百萬降付湖廣總所收換破會十一年臣僚言湖北會子辦於隆興初迄今二十二年不曾兌易稱提不行詔湖廣總領同帥漕議經久利便帥漕總領言乞印給一貫五百例湖北會子二百萬貫收換舊會庶幾流轉通快經久可行從之

光宗紹熙元年詔第七第八界會子各展三年臣僚言會子界以三年為限今展至再則為九年何以示信於是詔造第十界立定年限慶元元年詔會子界以三千萬為額嘉定二年以三界會子數

多稱提無策會十一界除已收換尚有一千三百六十萬餘貫十二界十三界除燒毀尚有一萬二

百餘萬貫十二界四千七百萬餘貫  
十三界五千七百餘萬貫詔封樁庫撥金一百五萬兩兩為錢  
四十貫度牒七千道每道為錢  
一千貫官

告陵紙乳香乳香每套  
貫六百文湊成三十餘添貼臨安府官局收易舊會品搭入輪十一界會子二分  
二十三界會子各四

分以舊會之二易新會之一泉州守臣宋均南劍州守臣趙崇亢陳宓皆以稱提失職責降有差

端平二年臣僚言兩界會子遠者曾未數載近者甫及暮年非有破壞塗汚之弊今當以所收之會付封樁庫貯之服有緩急或可濟事有旨從之

咸淳四年以近預見錢關子貫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準關子一貫同見錢轉使公私擅減者官以贓論吏則配籍五年復申嚴關子減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紙局所造關子紙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輸送每歲以二十萬作四細川引自張浚開宣府趙開爲總餉以供糧本以給軍需增印日多莫能禁止七年川陝副帥吳玠請置銀會於河池不許

以上食貨志

天聖以來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爲額

紹聖元年成都路漕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於陝西而本路之用請更印製詔一界率增造十五萬緡是歲通舊額書放百四十萬六千三百四十緡

崇寧元年復行陝西交子

光宗紹熙二年詔帥漕司販糶收破缺鐵錢及私錢明年又降度牒二百道換私鐵錢臣僚言江北公行以銅錢一準鐵錢四禁之當時銅錢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來悉以鐵錢收換或以會子一貫換錢一貫者其銅錢解赴行在及建康鎮江沿江州軍關津去處委官檢察又於江之南北各置官

庫以銅鐵錢交換凡沿江私渡及極邊徑路嚴禁透漏

以上通考錢幣考

南宗嘉定四年十二月以會子折閱不行遣官體防江浙諸州時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



不如令者籍其貲福建路安撫使蔡幼學曰罔民而利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幣未均稱提  
無術力求罷去

理宗紹定三年置會子庫監官一員專掌堂差以有舉選人充  
端平二年五月監察御史李宗勉陳楮弊宗勉言兩界會子亟易勞費特甚行之既久折閱如故不  
若節用而省退官吏內外營繕支費浮泛悉從節約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損歲省百萬則百萬  
之楮可損也行之既久損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我贏縮之柄不在楮矣其監司帥守既  
無苞苴餽運之費儘可樽節以爲稱提之助從之

淳祐元年七月詔敕令所修偽造新會楮改舊會盜賣會底之令

二年三月詔在外諸軍請給楮幣權以十八界三分增給

明年又以制臣李曾伯言命淮東西總所餉軍券錢並給楮四分皆以楮賤故也

寶祐六年詔京城做楮不堪行用於封樁軍支撥兩界好會盡數收換至景定五年十月詔十七界  
會淺輕並以十八界會易之限一月止

景定四年詔更減造會子都省言中外支用粗足已行減造會子今置公田免糶本又合減造詔每

日更減五萬尋以收買踰限之田復日增印會子一十五萬貫

以上續通  
考錢幣考

前宋時蜀交出放兩界每界一百二十餘萬今三界通行爲三千七百八十餘萬至紹興末積至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貫所貯鐵錢僅及七十萬貫以鹽酒等陰爲稱提是以餉臣王之望亦謂添印錢引以救目前不得不爲朝廷遠慮詔添印三百萬之望止添印一百萬孝宗隆興二年餉臣趙沂添印二百萬瀋熙五年以蜀引增至四千五百餘萬立額不令再增光宗紹熙二年詔川引展界行使甯宗嘉泰末兩界出放凡五千二百餘萬繕通三界出放益多矣開禧末餉臣陳咸以歲用不足嘗爲小會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緡止直鐵錢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銀度牒一千三百萬收回半界期以歲終不用然四川諸州去邈所遠者千數百里期限已過受給之際更復爲姦於是商賈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制司乃諭人除易一千三百萬引三界依舊通行又檄總所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民心稍定自後引直鐵錢五百有奇若關外用銅錢引直五百七十錢而已嘉定三年春制總司收換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美餘錢及制司空名官告總所椿金銀度牒對鑿餘以九十三界錢引收兌又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前宣撫程松所增之數凡民間輸者每引百貼八千其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其金銀品色官稱不無少虧每舊引百貼納二十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而引直遂復如故昔高宗因論四川交子最善沈該稱提之說謂官中常有錢百萬緡如交子價減官用錢買之方得無弊九年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司言川引每界舊例三年一易自開禧軍興以後用度不給屢年收兌遂至兩界三界通使

然卒以三年界滿方出令展界以致民聽惶惑今欲以十年爲一界著爲定令則民旅不復懷疑從之寶祐四年臺臣奏川引銀會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無收今當拘其印造之權歸之朝廷做十八界會之造四川會子視淳祐之令作七百七十陌於四川州縣公私行使兩料川引並毀見在銀會姑存舊引既清新會有限則楮價不損物價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從之

食貨志

甯宗嘉定十一年四月命四川增印錢引五百萬以給軍費  
理宗嘉熙二年十二月出祠牒會子共七百萬紙給四川制司爲三年生券至寶祐三年又撥封樁庫十八界會二百萬專充四川行使

淳祐九年九月四川制置使余玠請交引以十年爲界從之

度宗咸淳五年川引仍聽自造

以上並續通考錢幣考

### 右川引

紹興末年會子行未有不淮湖廣之分

乾道元年戶部侍郎林安宅言督府忘費印給會子太多而本錢不足遂致有弊乞別給會子二十萬背印付淮南州軍行使不得

二年六月詔別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止於兩淮州縣至長其日前舊會聽對換應入納買賣並以交子見錢中半如往來不便詔給交子會子各二十萬付鎮江建康府權貨務使准人

之過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對換循環使用然自紹興末年以前銅錢禁用於淮而易以鐵錢會子既用於淮而易以交子於是商賈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諫陳良祐言莫若如舊從民便鐵錢已散銅錢已收且令兼行以鐵錢二當銅錢一交子可以盡罷無疑也上曰朕亦知其不可行只爲武鋒一軍在彼良祐又奏交不便詔兩淮郡守漕臣各條其利害乃謂所降交子數多而銅錢并會子又不過江是致民旅未便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使其民間交子許作見錢納官應在官交子日下盡數赴行在左藏庫交納後又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使又詔江西南州郡民間行使淮交者從便至嘉定十五年增印及三百萬其數日增價亦日損稱提無其術也

以上通考錢幣考

### 右淮交

孝宗隆興元年湖廣餉臣王珣言襄陽鄂復等處大軍支請以錢銀品搭令措置於大軍庫堆垛見錢印造五百并一貫直便會子發赴軍前當見錢流轉於京西湖北路行使乞鑄勘會子覆印會子印及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舉人落卷及已毀抹茶引故紙應副抄造會子從之及印造之權既專則印造之數日增且總所所給止行本路而京南水陸要衝商賈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乃詔總所以印造銅板繳申尚書省又撥茶引及行在會子收換焚毀而總令所謂江陵鄂州商旅輻輳之地每年客販官鹽動以數百萬緡自來難得回貨又湖北會子不許出界多將會子就買茶引回往建康鎮江等處興貶今既有行在會子可以通行誰肯就買茶引緣每年帖降引數多若賣不行軍食必

關朝廷遂寢其議乃再印給湖北會子二百萬貫收換舊會至嘉定十四年詔造湖廣會子二十萬對換破損會自後因仍行之以上通考錢幣考

甯宗嘉定十七年造湖廣第六界會子二百萬

理宗嘉熙二年鑄第七界湖廣會九百萬付督視叅政行府

寶祐二年鑄第八界湖廣會二百萬貫付湖廣總所易兩界破會自後因仍用之以上續通考錢幣考

### 右湖會

理宗景定四年十二月令會子庫造三色零百錢關二千萬便民旅交易

五年十二月

時度宗已卽位

行銅錢關子詔物貴原於楮輕楮輕原於楮多今以見錢關子復中興舊法每

百七十七足陌以準十八楮三千革錢楮虧折之弊其官吏諸軍券請並以見錢關子全給時丞相賈似道以楮錢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狀及帝崩矯詔廢十七界會子行關子將作監簿呂沆力言非便不從銀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

王圻曰關子之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旁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貫字也按關子起於高宗紹興元年故籍口中興舊法

度宗咸淳四年以近頽見錢關子貫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在三道準關子一貫同見錢轉使公私擅減者官以贓論吏則配籍五年復申嚴關子減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紙

局所造關子不精命四川制司鈔造輸送每歲以二千萬作四綱

以上續通考錢幣考

### 右關子

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爲名廢於靖康建炎復之紹興初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制之額增折而爲總制錢蓋南渡以來養兵耗財爲夥不敢一旦暴斂於民而展轉取積於細微之間以助軍費初非強民而加賦也建炎二年冬上在維揚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於是戶部尙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頭子費契等錢歛之於細而積之甚眾求之於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如增收印契錢出於兼井之家無傷於下戶增收賣酒錢合於人情而無害於民官吏俸給除頭子錢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繼遽罷欲望博延羣議更加討論且亨伯爲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昨來河北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歲入無慮數百萬計況邊事未甯苟不知出此緩急必致暴斂與其暴斂於倉卒曷若取積於細微於是除不便於民者

如免行錢減罷曹官役人錢鈔券定帖錢

院處候充獄子重祿錢牛畜等契息錢契白紙錢

以權添酒錢添賣糟錢入戶典賣田宅增添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

并樓店務增添三分房錢五省合東西八路州軍

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

收充經制錢命各路憲臣領之

州委通判拘收季冬起發紹興五年閏二月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乞以總制司爲名而總制錢自此始矣四月臣僚言賦入之利莫大於雜稅茶鹽出納之間每貫增頭子錢五文歲入不少而財

用司言茶鹽已復鈔價其頭子錢難以增添而諸路州縣出納保省錢所收頭子錢依節次指揮每貫共收錢二十三文省內一十文省作經制起發上供餘一十三文並充本路州縣并漕司支用今欲令州縣雜稅出納錢於每貫見收頭子錢上量行增添其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并州舊來合得一十三文省外餘盡併入經制窠名帳內起發補助軍需尚書省又言者戶長雇錢并抵當庫椿四分息錢轉運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出賣保官田舍錢及放限內典賣牛畜等印契稅錢進獻納貼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息錢並令諸路州縣椿管應辦軍期而總制司又言人戶稅賦畸零如析居異財絹綿零至一寸一錢者亦收一尺一兩米零至一勺一抄者亦收一升之類並與折納至於二廣福建江東西路免役一分寬剩錢若無災傷減閣並令發付行在及兩浙西路役人雇錢除歲用應副外大軍支用八月江西提舉司言常平錢物舊例每貫收頭子錢五文足今合依諸錢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舊法支費外餘增到錢與經制司別作一項窠名起發十一月尚書省言經制錢監司州郡或以軍期應辦爲名輒行借兌拘截取撥者乞依諸路州軍通判已得指揮施行州縣輒將經制錢擅行應副兌借拘截取撥輒有侵支互用者內所委官所當職及取撥官並先降兩官放罷人使徒二年各不以去官赦降原減紹興十六年戶部侍郎李朝正言諸路每歲所取經總制錢委本路提刑并檢法幹辦官點磨拘催歲終欲通行殿最增及一分以上減三季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議賞有差虧一分以上展三年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議罰有差二十六年禮部侍郎賀允中言比年經總制錢以二十六年以前最高者十九年之數立額其當職

官既誘以厚賞又驅以嚴責額一不登每至橫斂民受其弊望詔有司立歲額既而倉部郎中黃祖舜乞自十九年之外有稍高年分或少損其數詔從之三十一年詔諸路州軍未起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經總制錢特與除放其一十八年以後欠數令提刑司督責補發孝宗乾道元年詔諸路州縣出納每貫添收錢一十三文省充經總制錢仍將所增錢別項發納左藏西庫補助經費自是公家出納經總制每千共收五十六文光宗登極從吏部尚書顏師魯奏減江東西福建淮東浙西路經總制錢共十七萬一千緡嘉泰初除四川外東南諸州額理經制錢七百八十餘萬

四川九以通志十萬緡征權考

### 右經總制錢

紹興二年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地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錢不肯取撥止取於朝廷窠名曾不能給十之二三

上供經制無額漕酒錢并淨利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及諸司封椿不封椿係省不係省

錢皆星朝

於是州縣橫斂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七年

戶部員外郎霍龜言願詔諸路守臣條具所椿實有窠名幾何臨時措畫者若爲而辦八年侍郎士儂及叅政李光皆言月椿之害上感動每諭宰臣若得休兵凡取於民者悉除之九年正月復河南州軍救務與民休息令轉運司具逐州見認月椿錢數申朝廷據實科撥二月詔以州縣大小所入財賦欲斟酌量適當易於椿辦其日後殿進呈各有窠名但多爲漕司占留遂不免數及百姓上曰若



所撥科名錢不足從朝廷給降應副不得一毫及民紹興十七年減江東西月椿錢一十二萬七千緡有奇光宗登極用吏部尚書顏師魯奏減浙江諸郡月椿錢一十六萬五千緡有奇以上通考  
証權考

右月椿錢

板帳錢亦軍興後所創嘉定十六年正月五日兩浙運判耿秉言二浙近在日邊疾苦易於上聞固宜州縣之間雍容爲政今百里之寄銓曹見缺至無人願就安可不思所以救之蓋今縣邑之所苦者不過板帳錢額太重耳額重而收趁不及計無所出則非法妄取以納斛斗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贓而謀其入索到盜賊不還失主檢校財產不及其卑幼亡僧紀戶不候覆實而抱籍入官逃產廢田不與銷豁而逼勒填納遠債之難索者豪民獻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稅私納之爲罰者仇家訟於縣則監納過於贓錢賒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戶長檢稅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合匱具今年之稅賦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科醋賣紙稅醬下拳錢之類殆不可以偏舉亦不能徧知無非違法州郡利其能辦財賦佯若不聞一旦告發則邑宰坐罪而去後人繼之未免循復前例蓋其太重之額既不減則亦別無他策爾且是法創立經隔已數十年物價有低昂戶口有息耗安可不隨時而加損乞令臣與諸郡從長斟酌將合減之數開具聞奏去其太甚而立爲中制庶幾仰副聖天子惠養斯民之意從之於是鎮江府丹陽金壇兩縣一歲通減錢二千八百四十四貫有奇平江府常

熟縣每年與減一萬貫崑山吳江縣每年合與減發三千貫自此諸路有陳情亦優減不一矣以上通考

右板帳錢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一百九十八

宋二十二

國用 國用 漕運 振恤 土貢 和糴 均輸 市易 和贖 互市 舶法 常平 義倉 社倉

太祖乾德二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母或占留時藩部有賜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爲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姦主庫吏三易一易

太宗雍熙二年令三司院糾本部陷失官錢及百千賞以十之一至五千貫者遷其職

淳化元年詔曰周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爲準漢制上計之法以三年爲期所以詳知國用之盈虛大行臺吏之誅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三司自今每歲具其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四年改三司爲總計司左右大計分掌十道財賦令京東西南北各以五十州爲率每州軍歲計金銀錢糧帛芻粟等費逐路關報總計司總計司置簿左右計使通計置裁給餘州亦如之未幾復爲三部

初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縢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經費浸廣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

天禧所出言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眾京城之內一夕數處至是始大裁損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讀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賞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期月之用二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儻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內出詔書減皇后至宗室婦郊祠半賜著爲式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物皆減半宗室外命婦回賜權罷於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給其半後以元儼叔父全給如故帝亦命罷左藏庫月進錢一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以次減郊祠所賜銀絹舊四千三千者損一千千損三百二百損百百損一十皆著爲式

司馬光言今戶部尙書舊三司使之任左曹隸尙書右曹不隸焉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宜令尙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而治舊三司所掌錢穀財用事有散於五曹及諸寺監者並歸戶部遂詔尙書省立法有司請以府界諸路在京庫務及常平等文帳悉歸戶部初熙寧五年患天下文帳之繁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請選吏於三司顯爲一司帳司之置如此

以上食貨志

開寶元年詔諸道給舟車輦送上供錢帛

六年令諸州舊屬公使錢物盡數係省毋得妄有支費以留州錢物盡數係省始於此

又詔諸州守臣非聖節進奉自餘諸般進奉錢物並留本州管係不得押領上京聖節進奉始此  
神宗以國用不足留意理財熙寧元年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以  
不豐大臣宜其留意節用乃命翰林學士司馬光御史中丞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帝曰官中  
如私身有俸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如沈貴妃月俸八十萬皆浮於祖宗之時帝以  
勤儉率天下詔龍圖天章閣及禁中諸殿欄俱不用檀覆勵精爲治大修憲度內自百司府寺外薄  
四海事爲之制物爲之法雖藏永治竈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節省帝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反  
謂增創官司所以省費中書言諸倉主典役人增祿不厚不可責其廉謹請增至一萬八千九百緡  
復盡增選人之祿二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二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  
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寬取如故  
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

帝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眞珠鑿於樞貨務數年  
不輸直亦不鈎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知謹局鑰塗廳牖以爲固密安能夠考其出入多少與  
所蓄之數乃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焉

哲宗元祐元年議者謂熙寧以前上供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斂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惟  
務刻削以爲已功事有所減如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腳外江綱船之類例皆齎轉運司封

繕上供卽用度有增又令自辦上供名額咸益加多有司財用日惟不足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原於此因請罷熙寧以來舊上供額

元豐初作元豐庫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之大觀時又有大觀東西庫徽宗崇寧後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愛惜財賦減省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官制旣行賦祿視嘉祐治平旣優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增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費用寔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造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率皆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緡卒取無藝民不勝弊時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二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緡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俸者故當時議者有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吏祿濫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貼於樞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益喧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自來年始

紹興五年川陝宣撫司奏四川上供錢帛乞依舊留充贍軍俟邊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積儲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今方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

十一年始命上供羅復輪內藏庫其後綾紗絹亦如之三十年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內外諸

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與焉

淳熙十年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嘗試考昔驗今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餘萬天禧末歲入三千六百餘萬嘉祐歲入二千六百八十餘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靈宗時歲入六千餘萬然則土地之廣狹財賦之多少可以考矣司版曹之計者尙忍求詳生財之方乎

王藏庫者國家經費所貯係帑支三衙百官請給及宗廟官祭非泛之費并將校衛卒閤門醫職近侍請給皆出焉

左藏南庫本御前樞管激賞庫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告乏則與之由是金幣山積士大夫指爲瓊林大盈之比高宗嘗出數百萬緡以佐調度淳熙末始併歸戶部左藏封樞庫孝宗所創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爲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

內藏庫卽祖宗時舊置元豐三十二庫崇寧後爲大觀東西庫秦檜用事時每二宮生辰及春秋內赦冬年寒食節興諸局所進書皆獻令幣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詔除太后生辰及內赦外餘並減半孝宗初又併進書禮物罷之紹熙初始數取封樞錢入內藏

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需圖書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伎藝之巧者皆出其間日費毋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願侵戶部課額以此



庫儲常不足臣僉以爲言乃罷之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自建炎龍興實膳始減至雅揚及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鎮爲川陝判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此庫十年秦檜之嘗國以兀朮畔盟用兵須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斂錢盡歸激賞庫其後歲支至二十八萬滯堂廚萬五千東廚萬二千王際所日厯敕令所國史院尚書省犒設中書門下密院支費各有差議者指爲冗費後減二十萬紹孝宗時再減十萬滯

合同憑由司者官禁所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率以百萬計版曹照數除破不能裁節

修內司掌官禁營繕成輪緡錢二十萬以給其費後減其半

榷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始置於揚州明年置於江陵紹興三年置於鎮江及吉州五年省吉州務而行在務移於臨安歲收茶鹽香息錢

豐儲倉者紹興二十六年始置韓尚書仲通在版曹請別儲粟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其後鎮江建康關外四川皆有之

東南二總領所掌利權皆有定數然軍旅飢饉則告乞於朝惟四川在遠錢幣又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得以擅取予之權而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

諸州軍資庫者歲用省記也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使歲終則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

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自軍興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算名子之加賦增員悉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離軍添差大為州郡之患紹興十一年四月己未初用張循王奏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州郡患無以給二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大郡毋過百人大郡半之小郡三十人為額從之而宗室戚里歸明歸正甚至於樂藝賤工胥史雜流亦皆添差慶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員蓋本府七場務所入不足以給四員總管之俸其閒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計其俸入錢二十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歲輸朝廷錢不滿七八萬而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不困紹熙初議者請裁定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盡會一歲之入正其舊籍削去虛額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知財計者俾之稽考調度綱其煩重以寬民力朝廷未克行今之為郡者但能撙節用度諷察滲漏使歲計無乏已號過人無復及民之政矣

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與戎帥皆有之蓋祖宗時以前代牧伯皆斂於民以佐厨傳是以制公使錢以給其費懼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帥憲等司則又有撫養備邊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無所不為其實以助公使耳公使苟直在東南為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於帳籍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酒每以歲遺中都官歲五六至至必數千瓶酒熙中王仲行尚書為平江守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厚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時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總計攝潤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饋送皆至四五萬緡供宅酒至二百餘斛孝宗怒而繼之九年正月戊子然其風益未殄也東南帥臣監司到罷號為上下馬鄰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近三月乙未

歲蜀中亦然其會聚之間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爲準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饋獻酌之際一日而得二千餘緡其無藝如此頃歲陳給事峴爲蜀帥馮少卿憲爲成都漕就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怒奏其容覆職吏朝廷移之逮陳敗方得直時芮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爲江漕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於家斥其資置養濟院於南昌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爲潼川守受四方之饋每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別儲之臨行以散宗室之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者也惟總領所公使錢以料次取於大軍庫故斂不及民然正賜不多而歲用率十數萬每歲終上其數於戶部輒以勞軍除戎器爲名版曹知而不詰也所謂公使饋錢者諸郡皆立額自取於屬縣斂於民吏以輸之小邑一歲亦不下千緡人尤以爲怨謂宜罷互送而損遺利使上下一體而害不及民則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

以上通考國用考

### 右國用

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爲多太祖起兵間有天下懲唐季五代藩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彊幹弱支之勢故於兵食爲重建隆以來首浚二河令自今諸州歲受稅租及筭榷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尚簡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旣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屬民挽舟吏並緣爲姦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

主藏吏給納邀滯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

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高貧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

徽宗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費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克貢入為戶部侍郎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往年南自鎮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

欽宗靖康初汴河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之工夫未訖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陳求道等命提舉京師所陳良弼同措置越兩旬水復舊綱運沓至兩京糧乃足

寧宗嘉定兵興揚楚間轉輸不絕濠廬安豐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饋於壽安舒蘄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至於京西之諸襄郢猶可徑達獨襄陽陸運夫皆調於湖北鼎澧等處道路遼遠夫運不過八斗而資糧扉屨與夫所在邀求費常十倍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為錢四五十千單弱之人一夫受役則一家離散至有斃於道路者至於部送綱運並差見任官闕則選募得替待闕及寄居官有材幹者其責繁難人以為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資格具有欠者亦多方而憫之以

太宗端拱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鼂錯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眾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麥至賤倉粟充物紅腐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糧數斛卽其費有餘矣百萬之眾所餘既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售況糧之來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豐歲豐儉不可預期儻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急何以救之今運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二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焉是一斗爲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腳亦不減此數望明敕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爲錢二十卽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腳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踴卽官復給糧軍人糶其所餘亦復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

天福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

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

符初至七百萬石凡漕運大約其數亦計臨時移易焉凡水運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運粟於揚真楚泗州四處

置倉以受其輸既而分調舟船汭流而入京師發運使領之荆湖江淮兩浙以及嶺表金銀香藥庫

象百貨亦同之惟嶺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咸平五年七月又命戶部判官凌策與江南轉運同計度省自京至廣南香藥驛遞軍士及使人計六千

餘人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由汭河而至亦置發運使領之陳穎許蔡光壽等六州之粟

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東十七州之粟帛由廣濟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

運而歲計所賴者惟汭流焉河北衛川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有廷臣主之川陝諸州金

帛自劔門列傳價分贖負擔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運送江陵自江寧運綱吏運送京師咸平

中定歲運六十六萬疋分為十綱舊常至數百萬疋天禧末水陸上供金帛縑銀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

疋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二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

一虔州六百五吉州五百二十五明州一百七十七婺州一百三温州一百二十五台州一

百二十六楚州八十七潭州二百八十鼎州二百四十一鳳翔斜谷六百嘉州四十五

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京師二年八月詔一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綱

運赴江寧府福建兩浙路赴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路及川綱並赴行在又詔二廣湖

南北綱運如經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福建綱運經由江東西亦許赴江寧府送納三年閏八

月又詔諸路綱運除見錢并糧斛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外其餘銀絹帛並赴行在所給與初因地之

宜以兩浙粟專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

數費漕臣將輸而歸其餘行在錢帛亦然惟水運有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楫不願藏舟自廢其田而不願有田王事執掌人胥病之於是申水脚糜費七分錢三分錢法嚴卸綱無欠復拘留人船之戒慮據船之爲民害也既優價雇募客舟矣又許將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捐其稅及於兩浙江東西四川瀘叙嘉黔開自造官舟又揆道里之遠近灘礮之險阻置轉般倉修堰開浚河道以便漕運

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餓病相仍道死者歟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爲便然嘉陵江險灘礮相望夏苦漂流冬阻淺澁終歲之運殆莫能給玠再欲陸運帥臣邵溥爭之且言宣司已取蜀民運腳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之陸運乎乃卒行水運總所委官就糴於沿流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客人中賣又減成都水運對糴未免四川及京西路請州租以寬之

以上通考  
圖用考

### 右漕運

太祖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餘萬斛宜以貸民有司沮之曰若歲未稔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太祖悅而從之四年詔州縣興復義倉歲收二稅石別收一斗貯以備凶歉

太宗恭儉仁愛諄諄勸民務農重穀毋或妄費是時惠民所積不爲無備又置常平倉乘時增糴唯

恐其不足眞宗繼之益務行養民之政於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倉殆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脩省見於顏色又怛哀矜形於詔旨慶曆初詔天下復立義倉嘉祐二年又詔天下置廣惠倉使老幼疾貧者皆有所養累朝相承其慮於民也既周其施於民也益厚而又一時牧守亦多得人如張詠之治蜀歲糶米六萬石著之皇祐甲令富弼之移青州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流民以廩之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天下傳以爲法知鄆州劉夔發廩振飢民賴全活者甚眾盜賊衰止賜詔褒美知越州趙抃揭榜於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糶於是米商輻輳越之米價頓減民無飢死

神宗卽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荐臻兼發糶便司廣惠倉粟以振民熙寧二年賜判北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民携老幼棄田廬日流徙于道中夜以興慘怛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爲朕撫輯而振全之母使後時以重民困而王安石秉政收貸糶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

高宗紹興以來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然當艱難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而振給無窮復以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詔出粟濟糶者賞各有差糶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闕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與進義校尉二萬石以上取旨優賞已有官廩不願補授者比類施行六年湖廣江西旱詔撥上供米振之發民有退糶致盜者詔閉糶者斷遣殿中侍御史周祕言發糶勸分古之道也許以斷遣恐貪吏懷



私善良被害望戒守令多方勸諭務令樂從或有擾害提舉司劾奏從之是歲潼川守臣景興宗廣安軍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騰漢州守臣王梅活飢民甚眾前吏部郎中馮楨亦出米以助振給興宗升一職贖臨梅楨各轉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振濟有方窮谷深山之民無不霑惠

孝宗乾道六年夏振浙西被水貧民七年八月湖南江西旱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

理宗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綱中言豐稔之地穀賤傷農凶歉之地濟糶無策惟以其所有餘濟其所不足則饑者不至於貴糶而農民亦可以得利乞申嚴遏糶之禁凡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有米處並聽販糶流通違許被害者越訴官按劾吏決配庶幾令出惟行不致文具從之

以上會貨志

開寶四年劉鋹平詔振廣南管内州縣鄉村不接濟人戶委長吏於省倉內量行振貸俟豐稔日令只納元數八年平江南詔出米十萬石振城中饑民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以粟四萬石振同州饑

淳化二年詔永興鳳翔同華陝等州歲旱以官倉粟貸之人五斗仍給復二年

五年命直史館陳堯叟等往宋亳陳頰等州出粟以貸饑民每州五千石及萬石仍更不理納

眞宗咸平二年詔出米十萬石振兩浙貧民五年遣中使詣雄霸瀛莫等州爲粥以振饑民兩浙提刑鍾離瑾言百姓闕食官設糜粥民競赴之有妨農事請下轉運司量出米振濟家得一斗從之

孝宗隆興二年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付戶部變糶以濟之其年淮民流於江浙十數萬官

司雖濟而米斛有限乃詔民閒不曾經水災處占田萬畝者糶三千石萬畝以下糶一千石

臣僚言諸路旱傷乞以展放展閱責之運司糶給借貸責之常平司覺察妄濫責之提刑司體量措置責之安撫司上諭宰執曰轉運只言檢放一事恐他日振濟之類必不肯任責慮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

道熙八年詔支會子二十二萬併浙東路常平義錢內支一十萬貫付提舉朱熹措置振糶

以上通考國用考

### 右振恤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詔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百姓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乾德四年罷光州歲貢鷹鷄放養鷹戶 開寶五年詔罷荆襄道貢魚腊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容州初貢珠

眞宗咸平二年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謂龍花藥難得之物宜充貢本州遂以爲獻上怒黜愈隸崖州仍絕其貢 是歲又減罷劔隴夔蜀等五十餘州土貢又罷三十餘州歲貢茶

仁宗天聖四年卻川峽獻織繡 又詔罷夔州玳瑁紫貝等貢

神宗元年上半年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姜花萬朵以下至同州椹梓二十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應其耗蠹民力詔罷之

諸路進奉金銀錢帛共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八貫匹兩 金二千一百兩 銀一十六萬五千四百

藥雅堂藏板

五十兩 折銀錢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貫七十七文 匹帛八萬七千八百匹

徽宗政和七年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口谿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菓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撻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乃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浩領之蔡京以曩備東封船二千艘及廣濟兵士四營又增制作牽駕人乞詔人船所比直達綱法自後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使係應奉人船所數貢入餘皆不許妄進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常買時新口味果實之類所在因緣更相饋送騷擾爲甚其令禮部措置除天地宗廟陵寢薦獻所須外餘並罷又詔天下土貢如金銀匹帛以供宗廟祭享之費用以贖官兵之請給不可闕者依格起發外其餘藥材海錯邠州火筋襄陽府漆器象州藤合揚州照子之類一切罷之

紹興四年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之餘乞蠲免大禮銀絹戶部奏展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生辰及大禮進貢乃臣子饗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若民力無所從出合預降詔曲加慰諭止其進奉則君臣恩禮兩盡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蓋已非是矧又不許臣竊以爲過矣望特與蠲免仍詔戶部淮南諸郡如合行除放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意自出朝廷人知感悅乃詔淮南州

軍進奉大禮銀絹並蠲之

紹興二十六年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一百匹 又詔罷連州歲貢珠子其籍定蠶丁並放逐便  
二十七年宰執奏四川便民事上曰蜀製造錦繡帟幙以充歲貢聞十歲女子皆拘在官刺繡朕自  
即位以來不欲土木被文繡首為罷去後來節次科數多所蠲減想民力稍寬矣

三十二年孝宗登極赦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強奪商販至於禽  
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為苦太上皇帝嘗降詔禁約貢奉竊慮  
歲久未能遵承自今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  
壽官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以上通考  
土貢考

### 右土貢

太祖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為常

真宗咸平中當出內府綾羅綿綺計直緡錢百八十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糴粟實邊繼而  
詔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

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糴廣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經  
畫市糴中等戶以下免之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願多積穀請每歲和市隨常  
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河北關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旨版

籍酌所輪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

神宗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經略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備邊自是三路封樁所給其廣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務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或鬻鶻給皮牒而出內藏錢帛不與焉

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其曰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備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為利害非臣所知呂惠卿曰今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為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秬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無所發泄必甚賤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

徽宗宣和三年方臘平兩浙亦量官戶輕重均糴明年荆湖南北均糴以家業為差勸糴之法其後浸及於新邊鄆州積石軍蕃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劉彝啓交趾之陔轉存寶林廣窮乞第之役費用科調益繁陝西宿兵既多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軍資費最甚

於他路帝先慮科役擾民令趙高廉問頗得其事又以糧餉屬惡欲械斬河東涇原漕臣以勵其餘卒以師興役眾鮮克辦給又李稷爲鄜延漕臣督運詔許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民苦摺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以上食貨志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七年詔應劔南東西川峽路從前宮市及織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欵正龜殼等宜令諸州自今只織買綾羅紬絹布木綿等餘並罷之

國初凡官所需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開寶二年令天下諸州凡絲綿紬絹麻布香藥毛翎箭筈皮革筋角等所在約支二年之用不得廣有科市以致煩民淳化五年詔諸州科買物非風土所出多課民轉市於他處及調役飛輓不均者件析以聞當議均減

嘉祐三年樞密副使張屏請罷民間科率及營造不急之物其庫務物之闕供者在所以官分售之於是置減省司於三司命韓絳陳升之等總其事自是多所裁損矣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糯米有餘蓄請令發運司損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權貨務備三路軍需從之

神宗熙寧三年御史程顥言京東漕司王廣廉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錢千課絹一匹其後和買并稅絹匹皆輸錢一千五百詔條析以聞時王安石右廣廉顥言不行

四年遣李元輔變運川陝西路司農物帛 中書言物帛至陝西擇省樣不合者買之糴糧儲於邊期以一年畢

五年戶部上其數凡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四兩三百四十六萬二千緡有奇

以上通考市糴考

### 右和糴

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可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蠶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今預知中都糴歲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爲擾多以爲非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神宗使自擇之向於是辟劉忱術琪孫珪張穆之陳信爲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有司從之

食貨志

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言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從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

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閔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諫官李常論均輸不便他日帝語宰執曰朕問常何以名均輸常言買賤賣貴而已朕諭以禹貢納粟納結此卽均輸之意豈買賤賣貴哉王安石曰常所言乃平準非均輸也蓋常亦不曉均輸之名耳帝復以手詔褒論辭向然均輸後說不能成

元豐二年帝因論辭向建京師買鹽鈔法無成事語侍臣曰進新之人輕議更法其後見法不可行猶遂非憚改均輸之法如齊之管仲漢之桑弘羊唐之劉晏其智僅能推行況其下者乎朝廷措置終始所當重惜雖少年所不快意然於國計甚便姑靜以待之

以上通考市糴考

### 右均輸

市易之設本漢平準將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弊也以官府作買區公取牙儉之利而民不勝其煩矣熙寧二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丐假官錢爲本詔秦鳳路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因命韶爲本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爲多



聚貨以啓戎心又妨秦州小馬大馬私貿易不可文彥博曾公亮馮京皆題之韓絳亦以去秦州爲非唯王安石曰古渭置市易利害臣雖不敢斷然如若愚奏必無可慮

時王安石爲政汲汲焉以財利兵革爲先其市易之說已見於熙寧二年建議立均輸平準法之時故王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雖以李若愚陳升之韓絳諸人之譏而卒不可回五年遂詔出內帑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權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爲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輪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

以上食貨志

神宗熙寧六年詳定行戶利害所言乞約諸行利入厚簿納免行錢以祿吏與免行戶祇應自今禁中買賣并下雜買務仍置市易估市物之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皆從之

元符三年市易務改名平準務

哲宗紹聖元年戶部言兩浙蠶絲薄今歲和買并稅紬絹請令四等下戶輸錢易左帑等紬絹用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

漕司來歲市絀絹計綱赴京

高宗建炎三年車駕初至杭州朱勝非爲相兩浙運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絀絹歲爲一百一十七萬匹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

折帛和買非古也國初二稅輸錢米而已咸平三年始令州軍以稅錢物力科折帛絹而於夏科輸之此夏稅折帛之所從始也大中祥符九年內帑發下三司預市絀絹時青齊閒絹匹直八百絀六百官給錢率增二百民甚便之自後稍行之四方寶元後改給鹽七分錢三分崇熙二年鈔法旣變鹽不復支二分本錢亦無

詔諸路憲臣覈州縣已未支還和買本錢實數來上初魏征在考功建言州縣和預買絹不給本錢乞就折民閒應納役錢使官無受給之弊民無請給之勞尋下轉運常平司議冬十月兩浙轉運司言本路歲用和買本錢七十三萬餘緡無可那撥而常平司言此錢旣充和買則役人無以給之其議遂止

光宗紹熙元年臣僚言廣德軍兩縣物力不多而和預買絹乃二萬六千餘匹視他郡十倍其數民何以堪戶部看詳紹興三年已減一萬一千一百餘匹後因守臣胡彥國於經界時妄復元數民不勝困於是江東運副林岍奏增復之數姑減一半漕司通融代納三分之一餘二分倚闕今本部更與抱認一分餘一分令本軍措置從之

宣宗嘉泰二年判建康府吳玘奏本府在城上元江寧兩縣昨因兵火遂將營運和買綿絹數在外  
三縣內句容除元額外增絹二千一十九匹綿二萬一百六十兩繼嘗請減於朝而時相無田土在  
句容謂秦獨不與減今欲與盡減續增之綿永除下邑偏重之害本府自行承認減數以上通考  
市雜考

右市易和買  
附

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後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市於南陔隋  
唐通貿易于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亦然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  
交易宋初循周制與江南通市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於建安漢陽斬口置三權署通其交易  
內外羣臣輒遣人往江浙販易者沒入其貨緣江百姓及煎鹽亭戶恣其樵漁所造屨蓆之類權署  
給券聽渡江販易開寶三年從建安權署於揚州江南平權署雖存止掌茶貨四年置市舶司于廣  
州後又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暹闍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齋諸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縉錢鉛錫  
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鎖鐵鼈皮瑠璃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梛蘇木等物食貨  
仁宗時詔杭明廣三州置市舶司海舶至者視所載十算其一而市其三海舶歲入象犀珠玉香藥  
之類皇祐中總其數五十三萬有餘陝西權場二天聖中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及元昊反即  
詔陝西河東絕其互市廢保安軍權場後又禁陝西並邊王兵官與屬羌交易久之元昊請臣數遣  
使求復互市慶曆六年從其請復爲置場於保安鎮戎二軍歲售馬二千匹羊萬口繼言驅羊馬至

無放牧之地爲徒保安軍場於順寧寨既而番商卒無至者朝廷亦不詰

哲宗元祐元年杭明廣三州市舶是年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三緡匹斤兩段條箇  
顆臍隻粒支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六緡匹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五年刑部言買人由海道往外蕃  
請令以賈物名數并所詣之地報所在州召保母得參帶兵器或違禁及可造兵器物官給以文憑  
若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住高麗新羅登州境者罪以徒住北界者加等

建炎元年六月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悅權近自今有以篤褥香指環瑪瑙貓兒眼睛  
之類博買前來及有虧蕃商者皆重寘其罪今提舉按察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取材舶司每令揀  
選堪用者起發凡船舶之來最大者爲獨檣船能載一千婆蘭胡人謂三百斤爲一婆蘭也次曰牛  
頭船比獨檣得三之一次三木船次料河船遞得三之一也

紹興十七年十一月詔三路舶司蕃商販到龍腦沈香丁香白豆蔻四色並抽解一分餘數依舊法  
先是十四年抽解四分蕃商訴其太重故也

以上通考  
市雜考

### 右互市舶法

太祖承五季之亂海內多事義倉廢乾德初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餓  
欲貸克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卽計口貸訖然後奏聞其後以輸送煩勞罷之

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饑卽下其

直子民咸平中庫部員外郎成肅請福建增置惠民倉因詔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口多寡量留上供錢自二三千貫至一二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

真宗天禧四年荆湖川峽廣南皆增置常平倉五年諸路總糶數十八萬三千餘斛糶二十四萬三千餘斛景祐中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救恤願自經畫增爲二百萬他毋得移用許之

仁宗命天下立義倉詔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其後賈黯又言今天下無事年穀豐熟民人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發倉廩振之則糧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贖轉輸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粟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則民饑而死者過半矣願放隋制立民社義倉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登立法勸課蓄積以備凶災此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者也況取之以爲民耶

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行之河北於是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爲青苗法

孝宗乾道六年知衢州胡堅奏廣雜常平福建轉運副使沈樞奏水旱州郡請留轉運司和糶米以續常平上卽爲之施行八年戶部侍郎楊傑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斗輸五合不及斗者免輸凡豐

孰縣九分以上卽輸一升令諸路州縣歲收苗米六百餘萬石其合收義倉米數不少間有災傷支給不多訪聞諸州軍皆擅用請稽之

高宗紹興元年并提舉常平司於提刑司明年以臣僚言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以廣儲蓄二十八

年以趙令詠請糶州縣義倉米之陳腐者

以上食貨志

結糶 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糶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馬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糶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熙河財用孫迥究治以聞

寄糶 元豐二年糶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糶之法以權輕重

俵糶 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貫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糶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佳糶卽百姓米無所糶自然價損非唯實邊亦免傷農帝以爲然乃詔歲以米鹽錢鈔在京粳米總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可買易度民田入多寡預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糶粟麥封樁卽物價踴躍止入中聽糶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

均糶 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奏行之以人戶家業田土頃畝均敷上等則所均斛斗數多下等數少五年言者謂均糶之法推行往往不齊故有其先楮本錢已糶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

之力而敷數過多有一戶而糶數百石者於是詔諸路毋輒均糶既而州縣以和糶爲名裁價低下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糶之數詔約止之

博糶 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糶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

博買後秋成博糶 崇寧五年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糶斛斗以平物價

兌糶 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糶 元祐二年當以歲豐麥賤下諸路廣糶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卽許變轉兌糶

括糶 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章彙請並邊糶買務勝論民毋得與公爭糶卽官儲有之括索苦家量存其所用盡糶入官

熙寧二年帝閱羣臣奏以儀鸞司官孫思道言坐倉事善之坐倉者以諸軍餘糧願糶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也詔條例司條例以聞條例司請如嘉祐附令數坐倉故事行之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糶州縣視爲文具以新易舊法也聞有損失蠹腐而未嘗問不許借貸法也聞有悉充他用而實無所儲詔委官徧行按視

紹興九年宗丞鄭昂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卽詔行之上因諭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時賑饑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

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糶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乾道九年依例取撥常平義倉賑給上命以常平米低價出糶以義倉米賑濟

寧宗慶元四年臣僚言州縣受納苗米於法義倉米合於當日支撥而因循於州用不復撥還人戶納苗稍及分數例多折納價錢其帶義倉錢並不許撥此因納苗而失陷義倉也至如紹興府人戶就行在省倉送納湖田米其合納義倉多不催理此因湖田納米而失陷也如淮浙鹽亭戶納鹽以折二稅其合納義倉多是不曾拘催此因納鹽而失陷也常平失於兌換因致陳損此倉庾陳腐之弊也

常平米止許遞留一年以新納秋苗換易支遣

常平專法主管官替移無拖欠失陷方與批書離任今公然兌換陽爲

自劾更不補還此州縣兌移之弊也常平和糴合專置倉廩今州縣多因受納以收到出刺撥歸常平倉蕪落價錢此收糴官吏之弊也諸沒官產業并戶絕僧道田賣到錢數及亡僧衣鉢錢法當拘入常平州縣侵漁鮮曾撥正此出賣官產之弊也若乃吏胥之祿合於免役錢內支給而所催役錢在州則主管官應副人情在縣佐以爲公用已催之數既不以供支遣又於方場錢內撥支未嘗入以爲出如公吏差出其本身初不請常平錢乃詭名借請或元非差出而妄作緣故至於吏胥自有定額今守倅視常平錢米爲他司錢物吏額日增請給日廣常平司委而不問若夫借請在法二分



尅納今或一例借欠動至數百千例不除尅此其弊不一也倘不爲之隄防懲革則諸蕃日寡荒政無備乞明詔諸路提舉常平官講求措置亟去前弊責令逐州每季以本州及屬縣收支常平義倉等錢米逐項細數申常平司不得泛言都數然後參照條法逐一審訂稍有失收支勒令填納或有情弊必實於法

嘉定十一年五月臣僚言頃歲議臣有請計義倉所入之數除負郭縣就州輸納外餘令逐縣置數自行收受非惟革州郡侵移之弊抑亦省凶年轉般之勞曩時州倉隨苗帶納同輸一鈔今正苗輸之州義倉輸之縣則輸爲兩輸鈔爲二鈔矣曩時鼠雀之耗蠹吏卒之需求一切倚辦於正稅而義倉不預焉今付之於縣既無正稅獨有此色耗蠹需求又不能免矣於是議臣有請令人戶義倉仍舊隨正稅從便就州作一鈔輸納而州縣復有侵移之弊臣聞紹興初臺臣嘗請通計一縣之數截留下戶苗米於本縣納開禧初議臣之請亦如之蓋截留下戶之稅米以補一縣之義倉其餘上戶則隨正稅而輸之州州得以補償其截留下戶之數州不以爲怨縣得此米別項儲之以備賑濟使窮民不致於艱食則縣不以爲撓一舉而三利得此上策也惟是負郭之義倉則就州輸送自如舊制至於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之終令丞合請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令丞替移必批印紙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

之以上通考  
市糴考

右常平義倉

淳熙八年十一月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濟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廩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閒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時陸九淵在敕令局見之歎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挂牆壁所以遠力無知者遂編入賑恤門凡借貸者十家爲甲甲推其人爲之首五十甲則本倉自擇一公平曉事者爲社首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結甲其有藏匿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人互相覺察及有稅錢衣食不調者並不得入甲仍問人戶願與不願入甲關具一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大人一石小兒減半五歲以下不預論甲頭加請一倍社首親自審訂虛實取各人親手押字類聚齊備齎赴本倉再自審其無弊然後逐一排定甲頭寫上都簿明載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給關與甲頭收執語數仍分兩時支散初當下田時文富耘耨時秋禾成熟還穀不得過八月三十日納足穀有遲惡不實者罰之

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然今所在州縣閒有行之者皆以熹之已行者爲式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主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無可給或拘納息米而未嘗除免甚者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必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斯民庶乎其有養矣

朱子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致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

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儲遞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又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以上通考  
市糶考

右社倉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一百九十九

宋二十三

禮 南郊 北郊 祈穀零祀 五方帝 感生帝 明堂 社稷 嶽瀆 先農 先蠶 奏告 祈禱 朝日夕月

南郊壇制梁及後唐郊壇皆在洛陽宋初始作壇於東都南薰門外四成十二陛三壇設燎壇於內壇之外內地高一丈二尺設皇帝更衣大次於東壇東門之內道北南向禮志

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南郊大赦改元乾德百官奉玉冊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丙寅南唐進賀南郊尊號銀絹萬計太祖 總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丙申郊奉太祖配太宗 親

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送配而太祖親郊者四並以宣祖配上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是年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雍正元年郊扈蒙定禮奏言經

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帝乃用其議識者非之通考 禮考

仁宗天聖六年始築外壇周以短垣置靈星門親郊則立表於青城表三壇禮志

神宗熙寧七年詔中書門下參定青城殿字門名先是每郊撰進至是始定名前門曰泰禮東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東側門曰黃明西側門曰肅成殿曰端誠

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禧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著為定式禮志

建炎二年高宗至揚州庶事草創築壇於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詔東京所屬官吏奉祭器大樂儀仗法物赴行在庶紹興十三年太常寺言國朝圓壇在國之東南壇側建青城齋宮以備郊宿今

宜於臨安府行宮東南修建

禮志

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三聖並侑先是禮院言太祖太宗眞宗三廟皆萬世不遷至於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將來皇帝親祠且請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之感次伸遙追之感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眞宗先是上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於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

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太祖配故事皇帝將就版位祠官回班向皇帝須就位乃復侍臣跪讀冊至御名則興至是詔以尊奉祠勿回班及興時呂公著攝太僕卿參乘爲上言仁宗親祠

徹黃道以立虛小次不入上皆循用之

以上通考禮考

光宗紹熙二年十一月郊以值雨行禮于望祭殿帝遂感疾理宗四十一年一郊而已度宗咸淳二一年權工部尙書趙汝暨等奏今歲大禮正在先帝大祥之後臣等竊惟帝王受命郊見天地不可殺也古者有改元卽郊不用前郊三年爲計况今適在當郊之歲旣踰大祥之期圖丘之祀豈容不舉於是降禮以十一月十七日款謁南卽適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陰交餓遂改來年正月一日南郊行

禮太常寺言皇帝既已獲吉，請依儀用樂。其十二月二十九日朝獻景靈宮，三十日朝享太廟，尚在

禋制之內，所有迎神奠幣酌獻送神作樂外，其盥洗升降行步等樂備而不作。禮志

祀日大禮使從皇帝升殿大禮使皆從左右侍衛量人數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

歌嘉安之樂作殿中，監跪進鎮圭，禮儀使奏指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

內侍先設纁藉於地，禮儀使奏請跪奠鎮圭於纁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指大圭跪內侍加玉於

幣，以授吏部尚書。吏部尚書以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受玉。帝皇帝受奠訖，吏

部侍郎東向跪，受以興，進於昊天上帝神位前。左僕射吏部尚書侍郎俱詣皇地祇神位前，以俟禮

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內侍取鎮圭授殿中監。內侍又以纁藉詣皇地祇神位前，先設纁藉於地

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奠鎮

圭玉幣，並如上儀。皇地祇位作嘉安之樂，太祖皇帝位作廣安之樂，太宗皇帝位作化安之樂，左僕射

吏部侍郎權於壇上稍西，東向立。吏部尚書降階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內侍舉

鎮圭，纁藉以鎮圭授殿中監，以授有司。皇帝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皇帝將奠

配位之幣，贊者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搯笏盥手，脫手執笏，各由其階升。詣諸從祀神位前，各搯笏

跪奠幣，執笏俛伏興，再拜。祝史執事官各助奠訖，退復位。祝史奉毛血，樂立於壇門外，由其階升。太

祝迎於壇上，俱進奠於神位前。太祝與執事者退立於罇所。以上通考禮考

右南郊

北郊宋初方丘在宮城之北十四里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爲壇於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建隆以來迭奉四祖宗配一壇太平興國以後但以宣祖太祖更配眞宗乃以太宗配方丘宣祖配神州地祇皇祐初禮官言皇地祇壇各再成面廣四丈九尺東西四丈六尺上成高四尺五寸下成高五尺方五丈三尺陛廣三尺五寸卑陋不應典禮請如唐制增廣之

禮志

神宗元豐三年翰林學士張璪言先王順陰陽之義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此萬世不可易之理議者乃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卽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道家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存焉

禮志

哲宗元祐五年夏至祭皇地祇命尙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子親祠禩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也

禮志

御史中丞黃履謂南郊合祭因王莽詔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追先帝親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莽意合祀潰亂典禮帝以詢輔臣章惇曰北郊止可謂之社黃履曰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社者土之神爾豈有祭大祇亦可謂之社乎乃以履奏送禮部太常寺權禮部侍郎盛陶太常丞王誼等言宜用先帝北郊儀注以時躬行罷合禮

禮志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之建炎二一年上祀圜丘獨祭上帝而

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紹興十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元及太祖太宗配位自天地至從祀百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蓋元祐禮云

皇帝既奠玉幣有司以牛左臂一骨及長脅短脅俱二骨以並載於胙俎設於壇上酌罇所俟終獻既升獻次引戶禮部尙書博黍太祖太官令升詣飲福位東向立奉俎豆及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簾捲出次宮架樂作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詣飲福位升壇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登歌薦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北向立尙醞奉御執罇詣酌罇所良醞令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罇尙醞奉御奉罇詣飲福位殿中監奉爵尙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西向捧以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摺大圭跪受爵祭酒

三祭於地

啤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祖帥執事者持胙俎進滅神位前正脊二

骨橫脊二骨加於俎上內侍受俎以授戶部尙書西向跪以進皇帝受俎奠之戶部尙書乃受以興

權退於壇上稍西東向立太官令取黍於盤搗以受太祖太祝受以豆東向跪進皇帝受豆奠之太

祝乃受以興降復位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再受爵飲福酒奠爵殿中監受虛爵興

以授尙醞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祝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使

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禮部尙書詣神位前徹

簋豆次戶部尙書徹俎

遺豆俎各一俱少移故處

登歌薦安之樂作卒徹樂止禮部戶部尙書降復位禮直官曰



賜胙行事陪祠官拜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神宮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

以上通考禮考

右北郊

祈穀雩祀宋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穀孟夏大雩皆於圓丘或別立壇季秋大饗明堂惟冬至之郊則三歲一舉合祭天地焉開寶中太祖辛酉京以四月有事南郊躬行大雩之禮淳化至道太宗亦以正月躬行祈穀之祀悉如圓丘之禮

禮志

太宗景德三年崇文院檢討陳彭年言禮記月令正月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註云爲上辛祈穀郊祀昊天上帝又春秋傳曰啓蟄而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故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矣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者欲遷日王儉啓云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其後吳操之又云應在立春後然則左氏所記啓蟄而郊乃三代齊章百王不易王儉所啓郊在春前乃後世變禮經籍無聞載詳月令正月元日祈穀則明在正月之辛左氏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則明在立春之後參較其義煥然無疑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上辛祈穀斯則襲王儉之未議違左氏之明文禮有未安事當復古乾興元年眞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孟春上辛祈穀

正月上辛祈穀慶厯用犢一羊二豕二其日祀感生帝羊二豕二正配簋簠俎各增爲二前一日大祝讀祝視祭玉餘如冬至攝事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蠶洗升詣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幣爵并行一

獻再拜復治平二年禮院言準閣門儀制祀天地致齋皇帝不遊幸作樂緣壽聖節在致齋內若用慶歷元年嘉祐七年元會例更用中辛當在十六日又十四日例詣慈孝等寺集薦觀行禮觀燈作樂若遣官攝事無不聽樂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嘉會合禮又不宜徹樂因詔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在上辛祠官致齋日亦用樂大宴移日或就賜

以上通考

禮考

### 右祈穀雩祀

五方帝宋因前代之制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五方帝日月五星以下諸神從祀又以四郊迎氣及土王日專祀五方帝以五人帝配五官三辰七宿從祀各建壇于國門之外並如祈穀禮立春

祀耆帝以帝大昊氏配勾芒氏歲星三辰七宿從祀勾芒位壇下卯階之南歲星折木大火壽星位壇下子階之西東上立夏祀赤帝以帝神農氏配祝融氏熒惑三辰七宿從祀祝融位壇下卯階之南熒惑位壇下子階之西東上季夏祀黃帝以黃帝氏配后土鎮星從祀后土位壇下卯階之南鎮星位壇下子階之東立秋祀白

井鬼補星張翼軫宿位于壇下子階之西東上季夏祀黃帝以黃帝氏配后土鎮星從祀鎮星位壇下子階之東立秋祀白

帝以帝少昊氏配蓐收太白二辰七宿從祀蓐收位壇下卯階之南太白大梁降婁實沈位壇下子階之東西上至婁貫鼻參宿位于子階之西東上

立冬祀黑帝以帝高陽氏配玄冥辰星二辰七宿從祀玄冥位壇下卯階之南辰星歲時玄枵星祀位于階之東西上斗牛女虛危室壁宿位于

階之西禮紹興仍舊制祀五帝于郊志

感生帝即五帝之一也帝王之興必感其一北齊隋唐皆祀之而隋唐以祖考升配宋因其制乾德

二四九道及其員長官編

元年太常博士聶崇義言皇帝以火德上承正統請奉赤帝為感生帝每歲正月別壇而祭以符火  
 傳事下尚書省集議請如崇義奏乃酌隋制為壇于南郊高七尺廣四丈日用上辛配以宣祖牲用  
 騂犢二玉用四圭有邸幣如方色明年正月有司言上辛祀昊天上帝五方帝從祀今既奉赤帝為  
 感生帝一日之內兩處俱祀似為煩數況同時並祀在禮非且昊天從祀請不設赤帝坐從之禮志  
 十八年臣僚言鄭康成謂周紀感生帝而以后稷配其說若曰天之五帝迭王四時王者之興必感  
 其一故於夏正之月祭所生帝於南郊而以祖配之周運木德帝感靈仰乃尊后稷以配蒼龍之精  
 我朝火德赤熒怒實為感生帝大觀式至親祠故猶蘭孕秀子孫眾多龜鼎之祚與天無極陛下中  
 興禮久祀秩咸修惟感生帝本為大祀牲玉甄異有司因循尙淹小祀寓於招提酒脯而以欲望明  
 詔有司復舉釋典升為上祀庶幾炎精潛感永錫蕃衍盛大之貺禮官議請二獻牲用少年籩豆皆  
 十有二具樂舞前期誓戒祠於望齋宮從之

太常寺取到禮料用羊豕各一口籩十二

菱芡栗栗脯棗實乾桃乾梅乾栗形饌魚鱸瘦餅粉登

簋二稻瓦登一太盤一

盞二黍豆十二

芹筍葵蒿韭餼食魚醢兔醢豚鹿饗醢醢醢醢

俎八

羊腥七體羊熟十一羊腥腸胃脚羊熟腸胃脚豕腥十體豕熟十一豕腥膚豕熟膚 罇罍二十

四實以酒並同皇地祇以上通考禮考

石五方帝 感生帝

明堂宋初雖有季秋大享之文然未嘗親祠命有司攝事而已真宗始議行之屬封岱宗祀汾陰故

亦未遑星祐二年三月仁宗謂輔臣今年冬至日當親祀團丘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禮然自漢以來諸儒各爲論議駁而不同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之大慶殿也況明道初合祀天地於此今之親祀不當因循尙於郊壇寓祭也其以大慶殿爲明堂分五室於內仍詔所司詳定議注以聞

禮志

祀日百官朝服齋于文德殿未明二刻披三嚴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玉輅警蹕赴景靈宮卽齋殿易袞圭薦享天興殿畢詣太廟宿齋其禮具太廟未明三刻帝釋袍小輦殿門契勘門下省奉寶輿先入及大次易袞圭入至版位樂舞作沃盥自大階升禮儀使導入太室詣上帝位奠玉幣於神坐次皇地祇五方帝神州太祖宗真幣酌獻之敘亦然皇帝降自中階還版位樂止

禮志

仁宗親祀明堂一

皇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嘉泰七年九月六日

神宗親祀明堂一

熙寧四年九月十日  
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哲宗親祀明堂二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  
四年九月十四日  
紹聖二年九月十九日

徽宗親祀明堂十

大觀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政和七年九月六日  
入年九月二日  
宣和元年九月八日  
二年九月十三日  
三年九月十日  
四年九月五日  
五年九月

十一日  
六年九月八日  
七年九月十三日

高宗親祀明堂五

紹興元年九月十八日  
四年九月十五日  
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十年九月十日  
二十一年九月二日

孝宗親祀明堂一

淳熙九年九月十三日  
十五年九月四日

寧宗親祀明堂七

紹熙五年九月九日

慶元六年九月辛未

開禧二年九月辛卯

嘉定二年九月辛丑

八年九月辛未

十一年九月辛巳

十四年九月辛卯

中興後昊天上帝四祀春祈夏雩秋享冬報其二在南郊園壇其二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官紹興元年十一月太常少卿趙子畫謂歲祀上帝設位於紹興天慶觀今駐兵其所請更設於城外

東南之告成觀十二月禮官謂祀天當燔牛首今牲止少年請燔羊首毋築燎壇位益籩豆皆六

通實菱芡與脯乾桃乾豆實

俎八

羊豕

一毛

籩二

稻

一黍

進胙以羊體始誓用禮神玉備

芹菹苴苾芻菁苴苴韭苴鹿饗

血

一

梁

一

三獻二年命擇地於臨安城外之東南以祀天二月丁卯太常少卿程禹謂妙覺院去城遠而天

寧觀在城中非城之東南詔權於天寧望祭閏四月己未太常少卿王居正謂秋祀上帝奉祖宗

配往歲明堂禮官謂配以近考失孝經本旨遂議祖宗並配今秋享不當復配以神宗權禮部侍

郎趙子畫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

堂親祠並配實出權宜請自今季秋攝事專祀昊天上帝以太宗配從之六年大臣以園丘方澤

之祭寓於天慶小屋三楹卑陋湫隘軍民喧雜命奉常及臨安守臣別營之正月太常少卿何慆

始請遷於城外惠照院九年二月己卯始用園子監丞張希亮之請凡大祀益籩豆爲十有二十

三年十一月禮官請今後祀天以及慶禮皆於園壇十四年四月太常博士凌哲請大祠具樂舞

禮官定用工八十有三入二舞九十人押樂太常卿丞皆一人協律二人十六年始用政和儀籩

豆皆二十有六籩豆皆八十九年八月命禮官及臨安守臣葺惠照望祭殿建齋宮於其西合三

十有一區

禮部太常寺言明堂所設神位並依南郊禮例係七百七十一位今大慶殿鋪設昊天上帝皇地

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四位其從祀神位凡七百六十有七於東西兩朵殿鋪設

五方帝至五  
歲二十五位

從祀眾星東廊二百八十位西廊二百四十八位南廊六十六位欲於南廊前連簷修葺瓦屋與

東西廊相接設一百四十八位依議令合設儀禮欲於新置便門外禮道下結縛搭葢屋三間及

合用祝冊幔次乞於南宮門裏過道門下面東兩壁釘設其禮部捧冊職堂等乞於過道門面南

壁宿齋其皇帝位版幔次乞於內藏庫相對廊上釘設從之

以上通  
考禮考

### 右明堂

社稷自京師至州縣皆有其祀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太社太稷州縣則春秋二祭刺史縣令  
初獻上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終獻如有故以次官攝若長吏職官或少卽許通攝或別差官

代之牲用少年禮行三獻致齋二日

禮志

古者祭社君南向於北墉下所以答陰也今社稷壇內不攝北墉而有司攝事乃設東向之位非是  
請設北墉以備親祠南向答陰之位有司攝事則立北墉下少西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  
稷皆少牢今一用少牢殊不應禮夫爲一郡邑報功者當用少牢爲天下報功者當用太牢

禮志

前祀二日本司修除壇之內外設祀官次於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祀日掌事者設神位版於壇上

席以莞執罇鬯者設祭器掌饌者實之正配每位籩八在神位前左重三行豆八在神位前右重三行俎二在籩豆外分左右槃一在籩豆之間簠簋各一在二俎之間設罇二於壇上西北隅配位之罇在西俱南向西上罇置於坵加以勺鬯設洗二各於子陛之西南向社稷各一罇在洗西加勺鬯篚在

洗東北肆置巾爵設三獻位於壇西北祝位二又於其西俱道北南向東上又設祝位於稷壇上東同南上設初獻飲福位於稷壇上神座之東北南向設望瘞位於瘞坵之南北向東上開瘞坵各於

壇之北于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置香爐合并燭於神座之前幣置篚陳於左祝版置坵陳於右舊制用羊豕各一口籩十二菱芡栗鹿脯榛實乾桃乾糖乾棗形鹽魚鱸糗餌粉羞登二太羹銅

鼎三銅羹盤一毛血盞二黍稷簋二稻粱豆十二芹筍葵菁萑醢食魚醢豚拍鹿鸞醢醢糝食兔俎八羊腥七體羊熟十一羊腥胃肺羊熟腸胃肺豕腥七體豕熟十一豕腥膷豕熟膷罇鬯二十

四實以酒並同皇地祇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四步今每步六分之一凡言方者皆徑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尺也高三尺既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此陛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陛之兩旁各以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中為陛級外為壇級可也四出陛此陛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陛之兩旁各以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中為陛級外為壇級可也稷壇如社壇之

制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鐘長一尺五寸方一尺一寸刻其上培其下半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制暖其意恐不可以已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陛之四門同一壇二十五步至西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從東上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

五丈也四角築土為壇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齋廳相望得見壇上不用瓦蓋以磚西面砌使其走水尤為堅固四門當中開門古法不言闕狹恐須闕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

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華表於禮無文但見州縣有如此者或恐易  
得損壞不作亦得但壇面二丈五尺乃是上一級之數下面更兩級一級須展一尺卽壇脚須徑二  
丈九尺壇飾各隨方色上蓋以黃土右者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磚砌無所考然亦不言磚砌瘞坎  
者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今南方土燥不剛恐易壞赤土飾之又恐惜於郊壇不可用也瘞坎  
於壇之北王地南出陞方深取足容物瘞坎在壇之北王地卽是合在北壇門內兩壇邊各於中央  
南作踏道上下間時以土實之臨祭卽令人取去土掃令潔淨祭畢卽使人特幣及視版之屬從踏  
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土築實欲條差人守視又曰石出政和五禮新儀以行事儀考之二壇東  
西相並坐南向北石主在壇上之南方北門外空地須令稍寬可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壘  
以備風雨設獻官位獻官南面行事社各植以土之所宜木壇壝等當用古尺不當用大尺通考禮考

### 右社稷

建隆四年太祖平湖南命給事中李昉祭南嶽禮志

開寶三年廣南平遣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除去劉鋹所封僞號及宮名易以一品服禮志

舊制立春日祀東嶽岱山於兗州立夏日祀南嶽衡山於衡州立秋日祀西嶽華山於華州立冬祀

北嶽恒山北嶽醫巫閭山並於定州土王日祀中嶽嵩山於河南府禮志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詣河祭告用兩圭有却沉之自是凡決溢修

### 塞皆致祭

眞宗大中祥符三年八月祕書丞董溫其上言漢以霍山爲南嶽望令壽州長吏春秋致祭詔禮官

與崇文院檢討詳定上奏曰按爾雅云江南衡山注云衡山南嶽又霍山爲南嶽注云卽天柱山潛

水所出此卽非特霍山爲南嶽益五月南巡周之王制皆以衡山爲南嶽惟漢武帝以衡山還遠取



讖緯之說而祭濬霍至隋復以衡山爲嶽况奉祠已久國家疆宇寬廣難於改制其霍山如有所請及特致祭卽委州縣奉行從之

三年修鳳翔太白山泗州龜山廟

五年詔加上東嶽曰天齊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帝西嶽曰金天順聖帝北嶽曰安天元聖帝中嶽曰中天崇聖帝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等與禮官詳定儀注及冕服制度其玉冊如宗廟謚冊之制遣官詣五嶽充奉冊使副有司設冊使一品鹵簿及授冊黃麾仗於乾元門外各依方所又設載冊輅及袞冕輿於朝元門外羣臣朝服序班仗衛如元會儀上服袞冕御朝元殿中書侍郎引五嶽玉冊尚衣奉御筆袞冕升殿上爲之興奉冊使副班於香案前侍中宣制曰今加大五嶽帝號遣卿等持節奉冊展禮咸承制再拜奉冊使以次升自東階受冊於御座前降西階副使受袞冕輿於丹墀玉冊至朝元門外上復坐冊使奉冊升輅鼓吹振作而行冊至廟內外列黃麾仗設登歌奉冊於輅袞冕於輿使副袴褶騎從遣官三十員前導及門奉置輿次以州長吏以下充祀官致祭畢奉玉冊袞冕置殿內十一月戊戌詔加上東嶽淑明后南嶽景明后西嶽肅明后北嶽靖明后中嶽正明后之號又詔華山及華州管內靈跡並禁樵採

以上通考禮考

神宗元豐三年集賢校理陳侗言案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氏注四望謂五嶽四瀆也今四郊無四望壇請依禮建之

續通典禮典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國家駐蹕東南東海南海實在封域之內南海廣利王廟時降御  
祝文令廣州行禮紹興七年加封至八字王爵東海之祠以萊州隔絕不曾令沿海官司致其時  
享不知通泰明越温台泉福皆東海分界元豐初嘗建廟於明州定海縣乞依廣州祭南海禮遣官

下明州行禮併請加封八字王爵詔可

續通典  
禮典

### 右嶽瀆

太宗雍熙四年詔以來年正月擇日有事於東郊行籍田禮所司詳定儀注依南郊置五使除耕地  
朝陽門七里外爲先農壇高九尺四出陛周四十步飾以青二壇壇內立觀耕臺及御耕位其青城  
設於千畝之外用竹木爲青箱無蓋兩端設櫺飾以青中分九隔隔盛一種覆以青耒種稂之種用  
黍稷秫稻粱大小豆大小麥御耒耜二具並盛以青稻準唐乾元故事不加雕飾其祭先農用純色  
犢一如郊祀例進胙餘並權用大祀之制大禮使李昉請乘玉輅載耒耜於耕根車鹵簿使賈黃中  
等言用象輅載耒耜以重其事五年正月乙亥親享神農以后稷配備三獻遂行三推之禮畢事解  
嚴還行宮百官稱賀御乾元門大赦改元端拱文武遞進官有差二月七日宴羣臣於大明殿行勞  
酒禮真宗景德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來年晝日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辛祈穀祀上帝春秋  
傳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謂  
上辛元辰謂郊後吉亥請改用上辛後亥日享先農用符禮文仁宗明道元年詔以來年二月丁未

行籍田禮而罷冬至親郊遣官奏告天地宗廟諸陵景靈宮州都就告嶽瀆宮廟其禮如端拱之制而損益之禮成遣官奏謝如告禮神宗元豐二年詔於京城東南度地千畝爲籍田置令一員徙先農壇於中神倉於東南取卒之知田事者爲籍田兵乃以郊社令辛公佑兼令公佑請因舊鑿麥殿規地爲田引蔡河水灌其中并種果蔬冬則藏冰凡一歲祠祭之用取具焉先薦獻而後進御有餘則買錢以給雜費輸其餘於內藏庫著爲令又權管幹籍田王存等議以南郊鑿麥殿前地及玉津園東南菱地并民田共千一百畝充籍田外以百畝建先農壇兆開阡陌溝洫置神倉齋宮并耕作人牛廬舍之屬繪圖以進已而殿成詔以思文爲名徽宗政和元年有司議享先農爲中祀命有司攝事帝止行耕籍之禮罷命五使及稱賀肆赦之類太史局擇日不必專用吉亥耕籍所乘改用耕根車罷乘玉輅尋復以耕籍爲大祀依四孟朝享例行禮高宗紹興七年五月命禮官舉先農之祀以立春後亥日行一獻禮十四年十一月詔以來年春祇祓青壇躬三推之禮命臨安府守臣度城南之田得五百七十畝有奇建思文殿觀耕臺及表親耕之田並詔毋建殿宇設幕殿席屋如南郊事畢撤去庶不擾民五十年按禮志作十六年今據文獻通考輯親耕籍田並如舊制光宗紹熙五年太社令陳峴奏先農壇蕪廢不治請下臨安府守臣葺築以嚴祀從之續通典六禮典

### 右先農

先蠶之禮久廢真宗從王欽若請詔有司檢討故事以間按開寶通禮季春吉巳享先蠶於公桑麥前

享五日諸興享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享日未明五刻設先蠶氏神坐於壇上北方南向宮初獻  
尚儀亞獻尚食終獻女相引三獻之禮女祝讀文飲福受胙如常儀又按唐會要皇帝遣有司享先  
蠶如先農可也乃詔自今依先農例遣官攝事禮院又言周禮蠶於北郊以純陰也漢蠶於東郊以  
春桑生也請約附故事築壇東郊從桑生之義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一壝二十五步祀  
禮如中祠慶厯用羊豕各一攝事獻官太尉太常光祿卿不用樂元豐詳定所言季春吉已享先蠶  
氏唐月今注以天蠶爲天駟按先蠶之義當是始蠶之人與先農先牧先炊一也開元享禮爲瘞坎  
於壇之壬地而郊祀錄載先蠶祀文有肇興蠶織之語禮儀羅又以享先蠶無燔柴之儀則先蠶非  
天駟星明矣今請就北郊爲壇不設燎壇但瘞埋以祭餘如故事政和禮局言禮天子必言公桑蠶  
室以興蠶事歲既畢則奉廟而饗遂束練之玄黃之以爲郊廟之祭服今既開籍田以供桑盛而未  
有公桑蠶室以供祭服尙爲闕禮請做古制於先蠶壇側築蠶室度地爲宮四面爲牆高仍有三尺  
上被棘中起蠶室二十七別構殿一區爲親蠶之所做漢制置繭館立織室於宮中養蠶於薄以上  
度所用之數爲桑林築採桑壇於先蠶壇南相距二十步方三丈高五尺四陛凡七事置蠶官令丞  
以供郊廟之祭服又周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鄭氏謂婦人以純陰爲尊則蠶爲陰事  
可知開元禮享先蠶幣以黑蓋以陰祀之禮祀之也請用黑幣以合至陰之義

禮志

徽宗政和元年四月詔就先蠶壇之側度地築公桑蠶室歲養蠶以供祭服其親蠶殿可以無數爲

名

宣和元年三月皇后親蠶於延福宮

六年閏三月皇后親蠶

高宗紹興七年太常博士黃積厚言季春吉已享先蠶望下有司舉行從之禮料初依奏告例後比擬舊制一視風師

四月輔臣張浚奏雨旣霑足又卽晴霽於蠶麥不妨上曰朕宮中亦養蠶欲知民間蠶熟與否且可少知女工之艱難也

十五年太常丞王湛言請按政和禮建親蠶殿蠶室繡館請皇后就禁中行親蠶之禮朝旨送禮部

下太常寺討論不果行

以上通考禮考

右先蠶

告禮古者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命吏告社稷及圻內山川又天子有事必告宗廟歷代因之宋制凡行幸及封泰山祠后土謁太清宮皆親告太廟三歲郊祀每歲祈穀上帝祀感生帝零祀祭方丘明堂神州地祇園丘並遣官告祖宗配侑之意他大事卽位改元更御名上尊號尊太后立皇后太子皇子生籍田親征納降獻俘朝陵肆赦河平及大喪上謚山陵園陵祔廟奉遷神主皆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嶽瀆山川宮觀在京十里內神祠其儀用犧尊籩豆各一實以酒脯醢宮寺以素

饌時果代用祝幣行一獻禮若車駕出京則有駮祭用羔羊一所過州縣橋梁山川帝王名臣陵廟

去路十里內者各令本州以香酒脯祭告

禮志

建隆元年太祖平澤潞仍祭秩廟泰山城隍征揚州河東並用告禮

禮志

乾德三年太常禮院言孟昶到闕日請差官祭告太廟社稷從之

太祖祀

開寶四年平廣南劉鋹赴闕奏告如孟昶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五月詔遣直史館石熙古還上都以平晉告宗廟七月劉繼元至命宰臣薛居正攝太尉行告廟禮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引繼元及僞命官以獻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言駕車北征請出宮前一日遣官祭告天地於園丘其禮特牲太廟太社太稷壇用太牢望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於四郊禱風於風伯壇祀雨師於本壇禱馬於馬祖壇祭蚩尤及禱牙於北郊並用少牢祭北方天王於北郊迎氣壇用香柳枝燈油乳粥蘇蜜餅果從之仍遣內侍一人監祭

眞宗咸平六年車駕北征亦用此例

景德元年上封事者言按開元禮儀鑑云車駕行幸路次有名山大川去三十里內則祭之名臣十里內則祭之今朝陵有期緣州縣所記山川祠宇名多僞俗望委禮官先檢詳事迹以聞可下太常禮院禮院言同開封府孟鄭州所供山川神祠除京城神祠舊係祀典者今約定祠宇請下逐州差官依禮致祭從之

哲宗元祐二年九月熙河路經略總管司擒西蕃大酋領鬼章以獻詔差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告永裕陵

高宗紹興六年八月太常寺言軍駕巡幸建康進發前二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應臨安府載在祀典神祇出國城日載祭用羝羊祝文并致祭沿路橋梁十里內神祠名山大川從之

三十一年詔金人敗盟朝廷興師合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令太常寺條具

尋具到合奏告天地社稷九宮貴神五福十神泰一差宰執宗廟差親王諸陵壇宮差宗室節度使及正佐以上行奏告禮及遣官祭告蚩尤馬祖北方天王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并令招討使行禱祭之禮並從之

寧宗開禧二年五月以興師北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九宮貴神五嶽四瀆風伯雨師北方天王馬祖蚩尤

二年三月吳曦叛逆就誅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按國朝會要告禮門總序稱祖宗以來登位則有告祭而所記累朝排年告祭之禮則惟昌陵受禪創業思陵南京中興有之此後則惟孝宗光宗寧宗登極有告祭之禮而太宗以下皆無之豈軼其紀邪或孝光寧三帝以受內禪故行之而累朝以諒闇不克行邪又卽位之後卽親見於宗廟行饗祀禮亦惟孝光二帝行之累朝則皆以諒闇闕其禮云

以上通考禮考

右奏告

祈報周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其福祥於是歷代皆有禋祭之事宋因之有所有報祈用酒脯醢郊廟社稷或用少牢其報如常祀或親禱諸寺觀或再幸或徹樂減膳進蔬饌或分遣官告天地大廟社稷嶽鎮海澨或望祭于南北郊或五龍堂城隍廟九龍堂凌溝廟諸祠如子張子夏信陵君段干木扁鵲張儀吳起單雄信等廟亦祀之或啓建道場於諸寺觀或遣內臣分詣以郡函香奉祝驛往禱之凡旱蝗水潦無雪皆祭禱焉禮志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六月遣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之太祖祀

眞宗咸平二年旱詔有司祠雷師雨師內出李邕祈雨法以甲乙日擇東方地作壇取土造青龍長吏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案茗果饗餼宰羣吏勳老日再至祝酌不得用音樂巫不雨足送龍水中餘四方皆如之飾以方色大凡日子及建壇取土之里數器之大小及龍之修廣皆以五行成

數焉禮志

景德三年五月旱又以畫龍祈雨法付有司刊行禮志

天聖三年九月帝宣諭近內臣南中勾當廻言諸處名山洞府投送金龍玉簡開啓道場頗有煩擾

速令分祈投龍處不得開建道場禮志

天禧四年四月大風飛沙折木晝晦數刻命中使詣官觀建醮釐之禮志



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一日詔朕痛兩宮北狩道君皇帝春秋益高念無以見勤誠之意可遣官往建康府元符萬歲宮脩建祈福道場三晝夜務令嚴潔庶稱朕心又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浸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已遣人於三茅山設黃籙齋仰祝聖壽是歲七月張浚等言雨澤稍愆乞禱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稻兩區其一地其下一地高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禱以救旱暵

禮志

三十二年八月時孝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看詳醮祭事欲依紹興祀令蟲蝗爲災則祭之俟得旨本寺擇日依儀祭告其祭告之所國城西北無壇遣乞於餘杭門外西北精進寺設位行禮所差祭告官並合排辦事並依常時祭告小祀禮例在外州縣無蟲蝗爲害處候得旨令戶部行下有蝗蟲處即依儀式一面差令設位祭告施行從之

按太常因華禮慶曆四年六月臣僚言天下蝗蝗頗爲民物之害乞京師內外並修祭醮詔送禮院詳定禮院稱周禮族師春秋祭醮音步醮爲人物災害之神鄭康成云按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醮者螻蛄之醮歟人鬼之步數蓋亦爲壇位如雩祭云然則按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爲害者此醮蓋人物之害也漢時有螻蛄之醮神又有人鬼之步神康成未審果從何醮故兩言之歷代書史悉無祭醮儀式欲準祭馬步儀施行壇在國城西北祭儀禮料並屬小祠乞差官就馬壇設祭稱爲醮神祝文係學士院撰定若外州者即略依祭禮是歲儀注先擇便方

除地設營壘謂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器物等並如小祠上香幣以白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某州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醮神蝗蝻孳生害於嘉穀惟神降祐應時消殄請以

清酌制幣嘉薦昭告於神尚饗

以上通考禮考

### 右祈禱

朝日夕月慶厯用羊豕各二簋豆十二簠簋俎二天薦初太常禮院以監察御史王博文言詳定準禮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

禮志

仁宗皇祐二年禮院言知石州王簡筮近九宮朝日壇今其家舉葬乞移祀壇今二壇皆闕一百步據咸平四年升九宮爲大祠遷展壇壝亦言百步內無墳林是依淳化四年敕大祠壇壝制度禮部式天地五郊壇二百步內不得葬埋不言諸祠關丘方澤五帝壇三百步內墳塋不少若移二壇京城側近墳塚相屬一壇之地若方闊六百步無墳塋始爲吉土則近城無地請天地五郊壇依諸祠壇式詔可五年定朝日壇舊高七尺東西六步一尺五寸增修高八尺廣四丈如唐郊祀錄夕月壇與隋唐制度不合從舊則壇小如唐則坎狹定坎深三尺廣四丈壇高一尺廣二丈四方爲陛降入坎中然後升壇

神宗元豐六年禮部言熙寧祀儀朝日壇廣四丈夕月壇廣二丈以唐王涇郊祀錄考之夕月壇方廣四丈今止二丈蓋祀儀之誤請依制廣改造夜明壇從之

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朝日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壇二十五步夕月坎深三尺廣四丈壇高一尺廣二丈四方各爲陛入坎中然後升壇兩壇每壇二十五步

高宗紹興三年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祀典未舉望詔禮官講求從之其後於城外惠照院望祭位版日書曰大明月書曰夜明玉用圭璧大明幣用赤夜明幣用白禮如祀感生

帝以上通  
考禮考

石朝日夕月